



金剛乘季刊

劉鏡之



金剛乘學會會長壽佛壇城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牀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雨中見小泥塔，急拾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農曆乙丑年四月初一日

第 23 期

བཏུ་པོ་འདི་ནི་རྣམ་སྐྱེས་ཀྱི། །ཤེས་ལྡན་པ་ལོ་ཡང་དག་འཕྲོ་བ།

遠離此十事。證得第五地。

སྤྱི་བོ་དང་ཚུ་ལ་ཤིམ་སྤྱི་བོ་བཟོ་བའི་ལྷོ་ལྷོ་ལྷོ། །འཇམ་མཁའ་ཉན་ཤིས་རྩ་བ་རྩ་བའི་ཤིས་ལས།

●施戒忍精進。靜慮慧圓滿。

སྤྱི་བོ་དང་པོ་ལས་ལྷོ་ལྷོ། །དག་པོ་དང་སྤྱི་བོ་ལོ་ལོ་ལོ་ལོ་ལོ། །སྤྱི་བོ་དང་པོ་ལོ་ལོ་ལོ།

於弟子麟喻。捨喜捨怖心。

བསྐྱེད་སྤྱི་བོ་ལྷོ་ལྷོ་ལྷོ་ལྷོ། །བཏུ་པོ་ལོ་ལོ་ལོ་ལོ་ལོ་ལོ། །ལོ་ལོ་ལོ་ལོ་ལོ་ལོ།

見求無愁感。盡捨無憂悔。

དུ་ལྷོ་ལོ་ལོ་ལོ་ལོ། །སྤྱི་བོ་ལོ་ལོ་ལོ། །སྤྱི་བོ་ལོ་ལོ་ལོ། །སྤྱི་བོ་ལོ་ལོ་ལོ།

雖貧不厭求。證得第六地。

བཏུ་པོ་དང་པོ་ལོ་ལོ་ལོ། །སྤྱི་བོ་དང་པོ་ལོ་ལོ་ལོ། །སྤྱི་བོ་དང་པོ་ལོ་ལོ་ལོ། །སྤྱི་བོ་དང་པོ་ལོ་ལོ་ལོ།

執我及有情。命與數取趣。

མཚན་ལྷོ་ལོ་ལོ་ལོ། །འཇམ་མཁའ་དང་སྤྱི་བོ་ལོ་ལོ་ལོ། །སྤྱི་བོ་ལོ་ལོ་ལོ། །སྤྱི་བོ་ལོ་ལོ་ལོ།

斷常及相因。蘊界并諸處。

本期目錄

畫	高雄金剛乘學會開光剪影	黃敏源攝	4.
頁	高雄金剛乘學會舉辦靜坐盛況	陳建夫攝	5.
	高雄金剛乘學會簡介	王俊雄	6.
	本會法訊	鍾棟湘	7.
	關於梵漢藏文合璧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之答問	劉銳之	8.
	西藏前弘期佛教之創立經過	林崇安	15.
	捐助本刊芳名	本社	17.
	敦珠寧波車專程蒞止金剛乘學會概況	黃文淵	18.
	十方四時祈願文	劉銳之譯	25.
	敦珠法王徽之表義	鍾棟湘	26.
	金剛乘學會瑜伽行者之「見修行果」及「修行四原則」	本社	26.

我所懷念的郭文添會長	劉銳之	27.
臺中金剛乘學會會議記錄	韓希聖	28.
現觀莊嚴論科判緣起	劉銳之	29.
加入金剛乘學會求法次第	本社	31.
現觀莊嚴論序	劉銳之	32.
銳之啓示	鄭金德	33.
西藏寧瑪派教義及其在歐美的傳播	劉銳之	34.

封面：金剛乘學會長壽佛壇城
 封面裏：現觀莊嚴論頌(18) (藏漢對照)
 封底：金剛乘學會標幟
 封底裏：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六) 聖天(提婆) 阿闍黎

贈閱處

國內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二〇〇巷三十七號二樓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〇一五〇九九一四號)
 金剛乘雜誌社

國外
 一、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二、星加坡：Block 111, 11-198, BUKIT PURMEI RD., BUKIT PURMEI ESTATE SINGAPORE, 0409.
 三、馬來西亞：89, SENING GARDEN, TAIPING, PERAK, MALAYSIA.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滙票或現金掛號直接滙交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二〇〇巷三十七號二樓，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季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棟湘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二〇〇巷37號二樓
 郵政劃撥：〇一五〇九九一四號金剛乘雜誌社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四十九巷十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字第二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四四〇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電話：日六一九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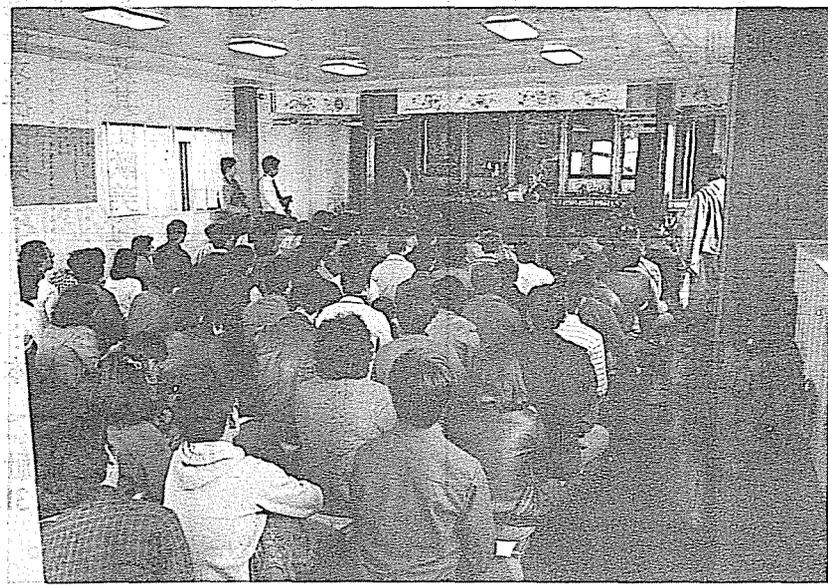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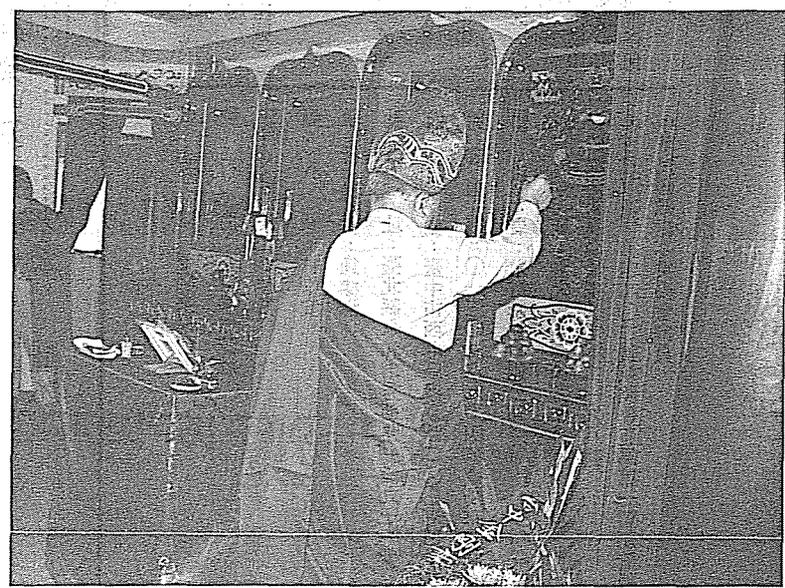
臺灣方面
 臺北市敦化南路三三〇巷十七號三樓
 電話：(〇二)七五二七三〇七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二〇〇巷三十五號三樓
 電話：(〇四)二五五三四一〇
 臺南市文賢路一〇三〇巷三弄四十八號
 電話：(〇六)二二五九三五五
 高雄市覺民路五二〇號
 電話：(〇七)八一四八一三・七七二七三三
 一三三〇三三九・三八六二九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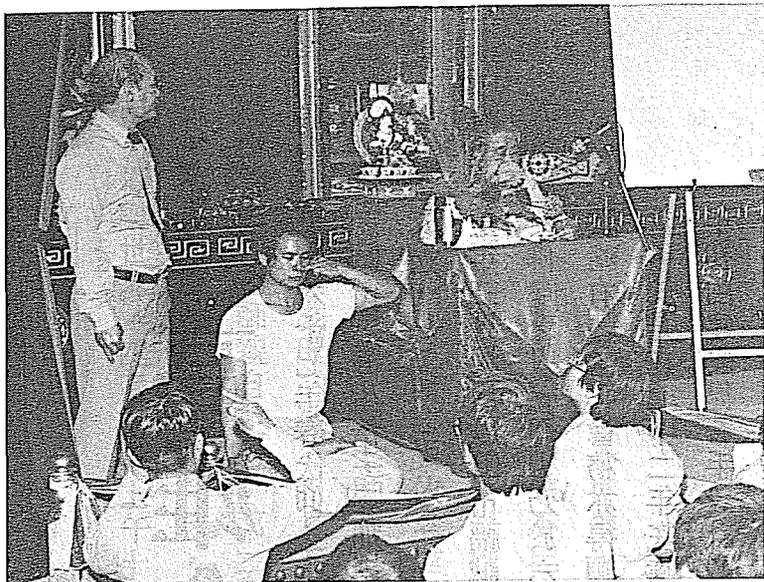
密乘出版社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二〇〇巷37號二樓
 電話：(〇四)二五五三四一〇
 郵政劃撥：〇五一四四二一〇密乘出版社



高雄金劉乘學會

開光剪影





舉辦靜坐盛況

高雄金剛乘學會



高雄金剛乘學會簡介

王俊雄

緣起：民國六十七年春伏仰 上師弘法利生，法幢遍豎之本願，特與台北林崇安師兄聯合迎請 上師蒞高雄傳授西藏密宗靜坐法，參加者一五〇名，於圓滿之日舉行四臂觀音灌頂，參加者廿七人，高雄金剛乘學會於焉成立。

沿革：是年三月租用鳳山市福誠路三十號三樓以爲會所，後由於經費拮据（幾乎由蔣馥全師兄等少數人支撐），及佛堂乏人管理，乃於六十九年春將會所遷至高雄市民族二路一〇二之五號陳建夫師兄寓所四樓，自此經費略有著落，會務亦得順利進行。旋以會員日增，灌頂法會時，每感會場不敷使用；乃有同學提議購置佛堂，於是在七十二年底購置今之會所（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五一〇號五樓之一），翌年年底交屋，七十四年初由建夫兄著手設計並監督工程之進行；短短一個月間，師兄弟們盡心盡力地施財、施力，乃有今日如此寬敞、莊嚴之道場供大家共修參研。

剪彩開光：七十四年二月十日爲佛堂落成開光之黃道吉日，是日天本陰雨，然於上午九點五分，正當 上師剪彩時，突有萬道光茫齊射佛堂，見者莫不稱奇歡悅，嘆未曾有。接著是開光、布薩及蓮師與無死蓮師的灌頂法會；法會進行中，有一五彩鳥自南方來，棲止佛堂前，久久不去，迨小孩擬捕捉之始行飛離。

靜坐法講習：爲慶祝新佛堂啓用及做實質的弘法利生事業，特禮請 上師南下主持爲期六天的靜坐法講習，時間爲三月十六日至廿一日，每晚七點半到九點半。報名者達一八〇人，由於場地受限，僅收一二〇名；會場爲之盈滿。殊值一提者，每晚人數祇多不少，且反應熱烈；圓滿日發心皈依者有五十六人。爲使參加講習者能不斷實習，以收靜坐之功，特定每週二晚七點半到八點半爲靜坐共修時間；兩週來，參加者頗爲踴躍。

例行法會：每月農曆十日爲會供法會，加修長壽法；農曆最後一個週六爲布薩法會，加修金剛薩埵法。時間皆爲

晚上七點半起。

不定期法會：若有多數同學發心請求灌頂或開示，上師每不辭辛勞，蒞高舉行灌頂或作專題講演。至今在高灌頂之本尊有四臂觀音，緣度母，蓮師，準提佛母，大白傘蓋佛母，咕嚕咕叻佛母，藥師佛，釋迦佛，長壽佛，無死蓮師，金剛薩埵初灌、二灌，亥母及護法，灌頂法會達拾數次；並於六十七年二月，六十八年五月舉辦兩次「靜坐法講習」；七十一年二月，七十二年三月假高雄佛教堂開示「西藏密法大要」及「即身成佛之理」。除此之外，學會諸同學每於特殊情況下相約共修，以期祈福消災。

經書流通：凡密乘出版社發行之經書季刊，本會均有流通，此外尚有經書借閱與贈送。尚祈大家多提供多利用。

本會法訊

鍾棟湘

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十日為高雄金剛乘學會落成開光之吉日，是日細雨紛飛，然於開光剪彩之際，太陽一現，光芒齊放，人皆稱奇，讚歎不已；旋即舉行灌頂法會，參加者約一百五十人。

三月十六日至廿一日，每晚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舉行一連六天之靜坐傳習班，由劉上師親自傳授。參加者一二〇人，發心皈依者達五十三人之多。

台中訊：月來劉上師甚為忙碌，三月廿四日應弟子請求開示聖寶源度母儀軌及會供儀軌，三月三十一日舉行蓮師初灌及亥母二灌，四月五日至十一日連續七天晚上七時三十分修大幻化網度亡法加持陀羅尼經被，開壇及結壇皆由上師親自主壇，第二天由林崇安主壇，第三、四天由李銘國主壇，第五、六天由棗湘主壇；據上師云，陀羅尼經被經修法加持後，可由眾人請回家，以留待日後亡者使用，使其得到加持，直趨本尊刹土。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四月七日上午十時，開示大幻化網金剛薩埵除障法及傳授百字明。

一、緣起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自西藏覺囊派教主多羅那他尊者所著印度佛教史（此書流行甚廣，各國多有譯文），內述月稱為那爛陀寺之堪布，月官居士至，站立地上。問以「從何處來？」曰：「從南方來。」問：「所知何法？」曰：「聲明、百五十頌、文殊真實名經三種而外，是所不知。」月稱念：「語雖甚謙遜，但其意則於聲明、經藏、及一切密法，肯定知之；其為月官乎？」（詳見本刊第十八期第廿六頁）由是可知：讀此真實名經，即可了知一切密法，此語非輕。但應如何研讀，其入手方便，有無科判分析，使有次第可循；此為問題之一。

敦珠法王，以

一代宗師，其弘法利生事業，遠及美國歐洲，弟子如雲，固為前人所罕有。若德青生遮甯巴

關於梵漢藏文合璧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之答問

劉 銳 之

問題之二。

上列二事，在香港、臺灣諸弟子，常作此詢問；而已移民於歐洲、美國等各地之弟子，及居住於新加坡、馬來亞之弟子，亦均先後來函詢問。因念各別函復，將費時失事，且極煩難；乃寫此文，詳為指示，以公諸讀者之前。

二、本經科判

言本經者，係依現在編印：「梵漢藏文合璧聖妙吉祥真實名經」而言，若依全經，則為於前、中、後三段，取其中段；此照前賢以行，非吾人所創作也。如玄奘法師之譯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亦略節省前文，從可知矣。但本經首句，以「復次」始，故特將「

前段」補錄，讀之者能睹其前文不更完美乎？

茲將原經前段，附錄於左：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續，念誦成就智慧。

頂禮上師智。於此聖妙吉祥真實名經，說四種訣要：

進入甚深瑜伽，而於每座念誦意願信心之規則。

於此生起真實經續念誦智慧。

從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甚深瑜伽，不致下墮，初業之際，以大功德回向。

德回向。

作意二菩提心

對上師佛陀法會

向善菩提恭敬皈依

圓滿他事證覺故

巖取之移喜蹉嘉著蓮華生大士廣傳，貴洛孫奴啤著青史，及耶那甯巴寶存之甯瑪十萬續，均加以整理重印，以廣流傳。其著作已印行者十八巨冊，更已著成四十四巨冊，是不僅為著作等身，且高過其身。故達賴喇嘛會笑著以問：「你寫得如此多的文章，怎有這麼多的資料？」大寶法王住世時謂之曰：「你著作之多，我不特無法趕得及，看亦不易看得完也。」此二事均為 師面告余者。如此不獨為渣華龍青巴尊者後唯一人，抑且大可媲美之者。以此於密法之學問、修養、著作、弘利等功德言，均已達最高境界，而對真實名經之編為「梵藏漢文合璧」之大力倡導、頒賜再三、指示再三，不遺餘力。其經過情形，為我輩後學之人，所宜欽仰，所宜學習；此為

必須誦讀甚深續
飯依發心之三遍
觀自面前之虛空
供養雲海密布中
剎那現出蓮月座
至尊聖妙音菩薩
身色金黃須彌山
邊際新雲極美麗
寂靜笑媚少女姿

希有相好熾燃蘊
一面四手第一二
執持慧劍及經卷
下持方智之弓箭
背後所依是月亮
兩足金剛跏趺坐
種種綢緞之下衣
不同寶飾以莊嚴
髮髻鄔波羅花處

不動種姓之我俱
有如虛空自在弓
顯空雙入智慧身
有如現量之明顯
希有佛陀與菩薩
聲聞獨覺梵王等

輪涅姿轉盡所有
柔和吉祥非他故
無邊所知後至者
相及身之所建立
功德虛空與等至
無分殊勝恭敬心

清淨珍寶妙音女
具智慧身妙吉祥
金剛清淨相與事
詮說音調過去者
勵進智慧力之續
無量大悲之光明

至極放射遍三地
我及一切具意者
從於無始積惡墮
二障黑暗皆清除
於如所盡所知
勝智轉成大蓮華

如是詮說思維之
如是全經前段，附錄完畢；本經即其中段，當科判而分析之；

至於後段，以太長不再附錄。
由是應知本經，為念觀修持之偈頌；茲依一般科判之例，以序

分、正宗分、及流通分，分析之。

甲一 序分分二

由「聖妙吉祥真實名經」，至「敬禮孺童相妙吉祥」。祇此二句，

(第三頁上行)

乙一 祈禱十六頌
由「復次吉祥持金剛」至「以身恭敬坐其前」。凡十六頌(每頌四句，下同)。(第十一頁末)文中讚歎世尊相好、功德，恭請宣說殊勝真實名。

乙二 回答六頌

由「復次釋迦出有壞」至「唯然薄伽梵善哉」。凡六頌。(第十四頁末)申述釋尊舒廣長舌，為之宣說。

甲二 正宗分分十
乙一 觀察六種性二頌
由「復次釋迦出有壞」至「大種大髻應觀察」。凡二頌。(第十六頁上行)述觀察密咒、明咒等六種種性。

乙二 宣說密咒一頌
由「言詞之主演偈頌」至「無生法者自宣說」。一頌。(第十六頁下行)宣說密咒王等。

密咒分三種：
(一)十二字者，乃六種密咒王。
(二)有兩個三句。
(三)末九字分二：上五字咒，下四字咒。

從「宣說密咒」一頌，連同密咒三種，亦稱「幻網現證菩提第三頌」。(第十七頁下行)

乙三 金剛界大中圍十四頌
由「如是正覺出有壞」至「大乘相中最殊勝」。凡十四頌。(第二十四頁上行)說大供養與諸煩惱，及十度等之殊勝。以說三十七菩提中圍，菩提心八十六名數。

乙四 清淨法界智二十五頌
由「廣大正覺眾明主」至「怖畏金剛大怖畏」。凡二十五頌。(第三十六頁末)說十彼岸到、十地自在、十自性、十力主、正覺五身性、五智自性、五覺性、五種眼，及守護三寶、宣說三乘法等。以申述出現眾明點中圍，清淨法界一百零八名數。

乙五 不動中圍十頌
由「金剛王者六面怖」至「諸有聲中皆殊勝」。凡十頌。(第四十一頁下行)申述獄主、魔王、骨相、露牙(或作獠牙)，象皮為衣

，哮吼笑聲、及呼聲，持金剛箭、劍等，種種忿怒尊之恐怖形相；以說不動中圍、大圓鏡七十一名數。

乙六 妙觀察智 四十二頌

由「眞實無我真眞實性」至「智火熾炎光顯盛」。凡四十二頌。（第六十二頁上行）申說眞實性、世間自在、解無明壳、破三有網、滅諸煩惱、滅三毒、三解脱、具功德、最吉祥、殊勝大醫，對治諸病大怨讎等；以說無量壽壇，妙觀察二百七十五名數。

乙七 平等性智 二十四頌

由「隨樂成就微妙義」至「大寶卽是大寶首」。凡二十四頌。（第七十四頁上行）申述吉祥百手，大寶光明，正覺化身之莊嚴。以七覺支爲花香，解八道支，清淨五蘊，棄捨煩惱習氣；大寶卽是大寶首等。以說寶生壇、平等性一百零四名數。

乙八 成所作智 十五頌

由「解了一切正覺者」至「文殊師利勝吉祥」。凡十五頌。（第八十二頁上行）申述增長諸密咒義，受用身之殊勝。降魔、除畏、退魔軍旅、究竟正覺救世間，具足吉祥皆成辦。以說不空壇，成所作九十五名數。

乙九 讚如來智 五頌

由「勝施金剛我敬禮」至「依智身者我敬禮」。凡五頌。（第八十三頁末）讚如來智，以結讚五智。

（按）金剛界大中圍，似應爲總說金剛乘之密法，以下分說五方佛之五智。

中央爲佛部，毘盧遮那佛，法界體性智。

東方爲金剛部，不動佛，大圓鏡智。

西方爲蓮花部，無量壽佛，妙觀察智。

南方爲寶部，寶生佛，平等性智。

北方爲事業部，不空成就佛，成所作智。

上來五頌，結讚如來五智，應與上列五者相同，但似有不同，想爲超越之義理，宜細繙之。

乙十 長咒

長咒（第八十五頁上行）（按）本經第一行爲梵文，第二行爲藏文對梵文之音譯，第三行爲藏文對梵文之義譯，第四行之漢文，則爲元朝釋智法師對梵文之義譯，其與藏文之義譯，大致相同，眞佳作也。至於前後兩咒，前三行與一般相同，第四行之漢文，仍爲釋智法師對梵文之音譯，其與藏文之音譯，不同者甚多，未便重譯；於藏文之義譯，亦未加以譯出，免貽狗尾續貂之譏，且遵古制也。

甲三 流通分 三

乙一 敬禮如來 一頌

由「復次吉祥持金剛」至「敬禮究竟正覺已」。一頌。（第八十五頁下行）表歡喜合掌，恭敬信受。

乙二 隨喜所說 二頌

由「復次尊者密自性」至「有情爲無救度者」。凡二頌。（第八十六頁下行）讚歎所說善哉，作有情之救度。

乙三 宣微妙理所說 已畢 二頌

由「我等眞實救度者」至「諸正覺等皆已說」。凡二頌。連同經後題等。（第八十八頁圓滿）申述所說微妙甚深廣大之理已畢。

本經共一百六十五頌，（第十七頁之「幻網現證菩提次第三頌」不算，祇列入「宣說密咒一頌」，共得如上數。眞實名共七百三十九名數。

三、法王重視本經之經過

憶自皈依吾 師敦珠法王以來，迭承破格傳授大幻化網續導引法，全續得以譯漢，至今尙未有第二本。賜與教傳、嚴傳、極近傳三傳承表，近承一面諭：「尙未給付別人」。並賜號「漢地演密教

者。」復又飭製蓮冠，親爲戴上，賜爲「蓮師代表」；此均爲最特深恩德。若頒賜藏文大藏經全部，蓮師名貴湯嘉九幀等，更指不勝屈，曾寫成「恩海難量」一文，連續見於本刊。不特此也，近如親近承事，一堂晤對，必賜之坐，告辭又必留坐，常感相對無言，佛母見之，屢指而笑。且常見告，若相睽隔，又必護念非常。及今憶之，固不特對本經重視而已；而對本經重視之殷，亦有足述者：

(一)民國六十八年，法駕前往法國巴黎，見有本經之藏漢譯本，即購得從遠道寄賜；並開示以本經雖爲文殊菩薩之經，而蓮師與金剛薩埵，均有不少開示，重視非常，尤應珍重。(參閱本刊七期)

(二)七十年朝 師於尼泊爾之嘉德滿都，又蒙以金屬紙珍本，名貴異常，及非常完備之藏文本頒下，均極難得之本也。

(三)七十年秋，法駕蒞港，示以本經於巴黎所得之本，有欠莊嚴，以版本不雅，且略殘破故。金紙珍本雖名貴，完備之本雖內容豐富，而不切實用，且兩皆缺漢譯，實爲美中不足。因飭設法將梵漢藏文三體，善爲配合，精心印製，務盡莊嚴，以廣結緣。(參閱本刊第十四期)

(四)師於完備藏文本所奉之佛像、及塔，加以增刪，開示義理，有足述者。茲先將完備本於經頁兩旁，分別安排佛像及塔之名稱，臚列於左：

佛像七尊：

- 一、除意暗妙吉祥。
- 二、智慧薩埵妙吉祥。
- 三、幻化網妙吉祥。
- 四、除心暗妙吉祥。
- 五、阿羅波遮妙吉祥。
- 六、語獅子妙吉祥。
- 七、不空成就妙吉祥。

塔十九座

- 一、攝欲事自在大塔。
- 二、能壓惡敵殊勝塔。
- 三、四業任運成就塔。
- 四、能弘正教增長塔。
- 五、善行順適之大塔。
- 六、從遠勝利之大塔。
- 七、不能屈服勝利塔。
- 八、增長壽命之大塔。
- 九、斷魔壓魔勝利塔。
- 十、制獸伏獸之大塔。
- 十一、壓制壞邊調伏塔。
- 十二、調伏惡行勝利塔。
- 十三、戰勝邊業之善塔。
- 十四、堅鎮瞻部邊大塔。
- 十五、諸年常供之大塔。
- 十六、生起諸緣殊勝塔。
- 十七、等分生起之善塔。
- 十八、積累吉祥殊勝塔。
- 十九、根本大力之善塔。

師於所奉佛像，認爲有從新繪製之必要；返尼泊爾後，託繪完妥。七十一年三月間，有稱將由尼應邀赴港者，託將繪像轉交。久而無消息，乃查詢其人，云已誤交別人，不得要領。若欲重繪，但畫師已返印度，他人難得水準，惟有依原本複製，損破模糊，不得已也。復從別本選得精細四像，以充實之，連前七尊，佛像合共十一尊云。所增奉者：

- 一、佛教義理深且廣，能仁法日之足下。



- 二、金剛手者具大力，密之自在密主尊。
- 三、大智慧之持身者，文殊師利語之主。
- 四、徧主智慧第五主，敬禮具德密集尊。

師於所奉之塔，認為本經乃正行之續部，不必如是多塔。祇須先奉寶劍，所謂「無明卵壳已分離，金剛鋒銳大寶劍。」再以菩提心要之塔殿其後，所謂「圓滿諸地之法身，供菩提心要所依。」（按）藏文「所依」與「塔」，是同一字。（參閱本刊第十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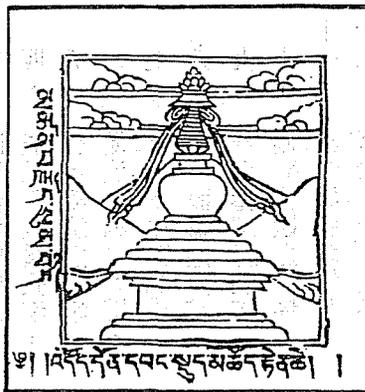
(五)乘法駕駐港之便，因飭臺灣弟子程漢雄、蕭慶秋、王昌齡、林哲用、楊顏賓等，分別調配、影印、剪貼，寄港請示，師再三核閱，指示，務求盡美盡善，精益求精。而於所用之紙，所燙之金，尺寸長短，膠盒裝璜，均經嚴密訂正。（參閱本刊第十四期）

(六)師於七十二年已將本經名親賜題外，並賜跋與祝詞凡十七首，茲將各首涵義，分別於左：

- 一、敬禮釋迦尊，聖妙吉祥，祈賜加持。（第八十九頁下行）
- 二、敬禮徧空妙吉祥智士。（第九十頁上行末）
- 三、讚揚鋒銳劍，為斷世間塵網之標幟。（第九十頁下行）
- 四、詮說名號之讚頌。（第九十一頁上行）
- 五、敬禮藏王赤松德真。（第九十一頁下行）
- 六、（見左）
- 七、（兩頌合註）敬禮蓮師、卓嗎那尊者善說訣要。嘉華巴遮、與也羅移喜孫奴兩譯師，合將梵譯藏，饒益藏人。（第九十二頁中行）
- 八、讚揚漢土元朝弘揚佛教寶藏。（第九十三頁上午）
- 九、讚釋智法師將本經從梵譯漢。（第九十三頁中行）
- 十、譯經留後世，果大功不唐捐。（第九十三頁末）
- 十一、恭敬前代譯師，恩德不忘。（第九十四頁中行）
- 十二、夙世發心力，豎福德法幢。（第九十四頁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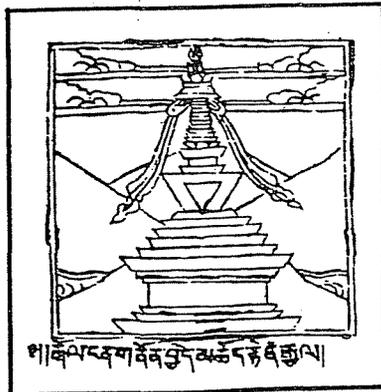
塔十九座

- 十三、讚梵漢藏文合璧之殊勝，為前所無。（第九十五頁中行）
 - 十四、讚本經之希有。（第九十六頁上行）
 - 十五、願此法利樂瞻部洲徧長壽。（第九十六頁中行）
 - 十六、解脫罪惡、戰勝魔敵。（第九十七頁上行）
 - 十七、供奉此經之功德。（第九十七頁中行）
- (七)去年（七十三年）十月十日，法駕蒞臨臺灣，為臺中本會新建佛殿主持勝任典禮之便，復將遵照整編全稿，面請鑑定，師大歡喜印可。正付印行之始，作此崖略，以答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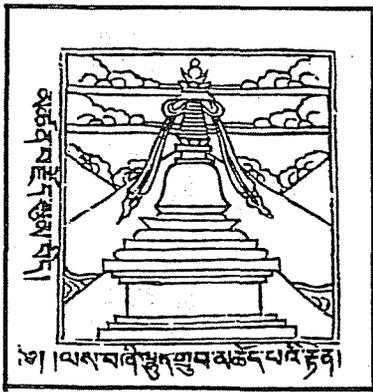


一、攝欲事自在大塔。

二、能壓惡敵殊勝塔。



三、四業任運成就塔。





六、從遠勝利之大塔。



四、能弘正教增長塔。



七、不能屈服勝利塔。



五、善行順適之大塔。



十、制獸伏獸之大塔。



八、增長壽命之大塔。



十一、壓制壞邊調伏塔。



九、斷魔壓魔勝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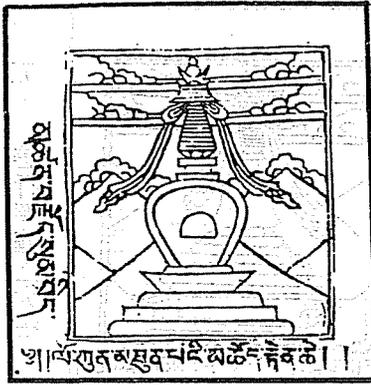
十四、堅鎮瞻部邊大塔。

ཨ། རང་མཁྱིལ་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十二、調伏惡行勝利塔。

ཨ། རང་མཁྱིལ་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十五、諸年常供之大塔。

ཨ། རྒྱལ་ལོ་རྒྱུ་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十三、戰勝邊業之善塔。

ཨ། རྒྱལ་ལོ་རྒྱུ་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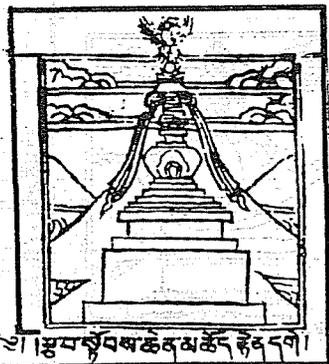
十八、積累吉祥殊勝塔。

ཨ། རྒྱལ་ལོ་རྒྱུ་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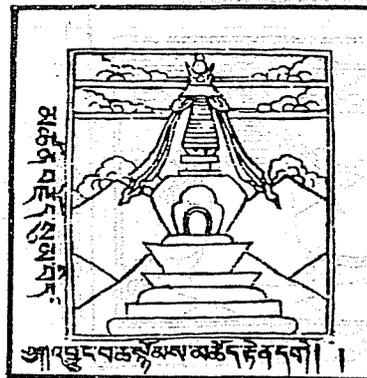
十六、生起諸緣殊勝塔。

ཨ། རྒྱལ་ལོ་རྒྱུ་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十九、根本大力之善塔。

ཨ། རྒྱལ་ལོ་རྒྱུ་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十七、等分生起之善塔。

ཨ། རྒྱལ་ལོ་རྒྱུ་མཐོང་པ་ལྟར་མཚོན་རྟོན་ཅེ།

西藏前弘期佛教之創立經過

林崇安

前言

西藏佛教分「前弘期」與「後弘期」二階段。前弘期，始自第三十三代藏王松真剛布（西元六一七年生）經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真，至第四十一代藏王赤雅巴丁（西元八四一年卒），前後約二百年，佛教由輸入，建立至推廣，並使信仰深值民間，皆此時期經營之結果。本文主要依據「敦珠法王所倡印之『鄔金蓮華生上師本生廣傳』」。此廣傳為赤松德真時期之移喜磋嘉所記載，成書後巖藏起來，經五百年後，由尙傑寧巴（西元一三三〇—一三九六年）由巖藏中取出，並流傳出來。以下分三段來敘述前弘期西藏佛教之創立情形：

一、松真剛布時期（西元六一七—六九八年）

第二十八代藏王哈圖妥列呢珍時期（西元三七四—四九三年），傳說早已有顯密佛經傳至西藏，唯將之供奉而已。至第三十二代藏王松真剛布時期，始正式建立佛教。此王生於隋恭帝義寧元年（西元六一七年丁丑），卒於唐中宗嗣聖十五年（戊戌），壽八十二歲，在位期間，擴張版圖，成一強國。二十五歲時（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娶唐室文成公主。公主携釋迦佛像等赴藏後，蓋建小招寺。此王派遣純密森波渣赴印求學，回藏後，

仿梵文造藏文，並著文法書籍，從此西藏始有文字。松真剛布期內，除建廟、迎請佛像經典外，並開始翻譯佛經，且以佛教之十善等教化民衆，從此西藏文化大開，故此王被稱為「第一代法王」。

二、赤松德真時期（西元七一八—七七六年）

第三十七藏王為棄隸縮贊，唐室金城公主於唐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〇年庚戌）下嫁此王。八年後，赤松德真誕生。西元七三〇年，棄隸縮贊卒。七三二年，赤松德真十五歲登位，為第三十八代藏王。此王在位期內，國勢鼎盛，且大興佛法，其創立經過如下：

（一）蓋建桑窩寺（西元七三八—七四二年）

赤松德真為蓋建桑窩寺，乃先迎請寂護菩薩入藏為此寺破土，時為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西元七三七年丁丑），藏王二十歲。其後蓋建時，障礙甚多，乃迎請蓮華生大士（簡稱蓮師）入藏建廟，時為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三八年戊寅）。前後蓋建五年，於玄宗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年壬午）蓋成。此寺為一顯密皆備之大道場，仿印度超巖寺建立，可容納大量僧象。

（二）訓練譯經人才（西元七四二—七六一年）

為使佛法於西藏生根，寂護及蓮師乃勸藏王訓練佛教人才，先習藏文、梵文，再習教理。由西元七四二年

至七五五年，十三年間，訓練出甚多優秀人才。於西元七五五年（乙未），藏人昆盧渣那、瑪寧青楚、渣華蔣曲、渣華卓揚等七人，以寂護菩薩為親教師，出家受戒，稱為「七覺士」，從此藏人中，始有僧侶。第二批出家的，有五人，其中有南卡迎波、渣華羅爵等。而後皆派往印度留學，由西元七五五年至七六一年間，前後造就有名的譯師一〇八位。

（三）貶逐黑教及正式譯經

（西元七六一—七七四年）

西藏之原始宗教，為近乎巫術之黑教，因佛教之輸入，乃時起衝突。西元七六一年，藏王迎請卑嗎那密渣尊者入藏，此年舉行佛教與黑教之辯論大會，黑教墮負，乃被貶逐。從此，在蓮師、寂護、卑嗎那密渣及昆盧渣那四大師之主持下，大量翻譯顯密佛經，由西元七六一年（辛丑）至西元七七四年（甲寅），歷十三年。此中，於西元七六八年（戊甲）因藏地之禪宗不重戒律，藏王因而禁禪，雖然七七〇年（庚戌）解禁，但禪宗已大不流行。

西元七七四年，譯經完畢後，由國外禮聘之大師，分道離藏，（如卑嗎那密渣赴五台、漢僧摩訶衍返漢）蓮師及寂護則仍在藏，弘揚顯密佛法。

（四）證解並行（西元七七四年起）

西元七七四年（甲寅）起，赴印留學之諸譯師，於西藏各處弘揚佛法，或入深山修證。因而西藏之成就者甚衆，其中著名的，有昆盧渣那、瑪寧青楚、渣華蔣曲、渣華卓揚、南卡迎波、渣華羅爵、努青生遮野些、尼渣那咕嗎那、移喜磋嘉等等共二十五位，合稱「蓮師二十五大弟子」。

西元七六六年（唐代宗大曆十一年丙辰），赤松德眞卒，壽五十九歲，其後蓮師攝政十餘年，並於此期內，將甚多密法巖藏於西藏各隱密處，以備後世佛法被破壞時得以保存。蓮師在藏五十五年。西元七九二年（唐德宗貞元八年壬申），蓮師離藏，而佛法已在西藏生根發芽矣。

由於赤松德眞之迎請印度大師入藏譯經弘法，並以十善道治國，使佛法大興，史稱「第二代法王」。

三、赤雅巴丁時期（西元八〇六—八四一年）

第四十一代藏王赤雅巴丁（冊府元龜作可黎可足彘），生於西元八〇六年，亦深信三寶，以十善道治國，並迎請印度大師入藏，配合藏地譯師，依因明之論證方式，將大小顯密之佛學名相重新整理並加以統一，編成大詞彙。此王在唐穆宗長慶元年（西元八二一年辛丑）與唐朝會盟，平息歷年來之戰爭。西元八四一年（唐武宗會昌元年辛酉），此王為其弟朗達瑪所篡，前弘期佛

法至此告一段落。由於赤雅巴丁之推廣佛法，並使譯事完備，史稱「第三代法王」。

結 論

西藏前弘期佛教之二百年創立中，由經典之輸入，至印度大師之迎請，特別是赤松德真時期，先五年建廟，十三年藏內訓練人才，六年赴印訓練，而後十三年譯經，最後教證並行，因而使佛法在西藏生根發芽，遍及藏地，因果宛然，非倖致也。

捐助本刊芳名

(刊出前臨期捐助者登下期)

臺灣方面(臺幣)

周樑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 黃耀儀 童闔運 林坤旺
各捐一〇〇〇元 林元有捐七二〇元 黃祖德 游鐵樑
林崇安各捐六〇〇元 吳佩璇 陳偉志(迴向早日往生)
魏明全 彭秀佳 黃榮滿 柯明聲 梁清香各捐五
〇〇元 周淑華 譚寶蓮 柏自學 張春風 黃明吉
林崇安 林銘銘 何雪霞各捐三〇〇元 洪英俊 尙青山
張容 賴濬臺 黃榮頌 黃文賢 廖長友 顏麒鳳 洪
肇隆 曾汝柯 張新添 葉茂寅 郭玉珍 李徹 黃文
淵 張山田 韓大明 胡勵真 林樹發 莊皆民 莊蘇

怨 陳淑娟 莊樂禪 莊金沛 陳立言 許正宜 謝秋
玉 劉印連 唐久寵 王昌齡 張高瑛 高錦 陳其勛
各捐二〇〇元 釋慧波 陳瑞穎 徐乃南 林明忠 張
再福 洪名輝 周志虎 陳勝義 張丁 唐金源 洪秋
金 王振沅 李銘國 賴麗峯 張榮彰 黃敏源 李秋
助 陳國經 彭晃晉 邱秀珍 郭秀琴 陳貴枝 羅秀
蘭 玉麗娟 蕭慶秋 陳輝照 李皇武 林永福 鄒錚
軍 葉勤書 葉常青 張榮富 李樹洋 徐以貞 謝順
良 許芳蘭 廖金旺各捐一〇〇元 朱柏超 柯人豪
王智弘 陳惠兒 龐萬春 楊東賢 朱登陸各捐五〇元

國外方面

香港方面(減幣)：李琼英捐三〇〇元 MR. PALMER 捐
一九四元八角 梁智雲 麥渭霖 MR. M. Y. LEUNG
各捐一〇〇元 陳建強 羅美玲 劉岑淑章 李志聲各
捐五〇元 羅啓安 屈國雄 陳萬勝各捐三〇元 葉鳳
陳宅 陳萬勝各捐二〇元
馬來西亞 太平弟子交來郵費台幣一四五八元 龔震明
捐美元一〇元 何福成捐星幣五元 譚健祥交來郵費美
元一元



敦珠寧波車專程蒞止金剛 乘學會概況

一、前言

再傳弟子 黃文淵

「金剛乘學會」由北南遷，閱十月，在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二〇〇巷三十五號新址，便迅速建成，此為全體會員對師佛信心不渝之表現。落成之日，師佛特恭請西藏甯瑪巴法王 敦珠甯波車由法國經美國、日本前來，主持諸佛勝住（俗稱開光）典禮。前此師以長途電話向法國連繫時，得甯波車開示，略云：「以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日上午十時，為勝住之吉時。其吉祥之加被，將裨益金剛乘學會諸弟子暨其後代」云。師得此，即將迎駕之重任

交由籌備委員會，負責策劃及推動。法駕行期，曾經二度順延，最後定於十月六日。及甯波車蒞止之夜，新址內外一切工程，恰好於其時完成。

初金剛乘學會在臺北市南港成立，其後，臺中、臺北、高雄、臺南各處金剛乘學會先後設立，均由師佛自行開光，亦未嘗驚動社會，甚至官廳，或以時間為可貴也。蓋無上密之法，重在信仰與如法修持，若不修持，或不能如法，甚之連信仰也付厥如，到處應酬實為浪費。是以此次恭請甯波車主持盛典，探師原意，僅邀少數對無上密之有若干心得者參加為已足。及消息傳出，有以書面請求邀約者，亦有索取空白請帖者，且各地學會也在建議擴大邀約，為使滿願，師祇得隨順輿情。

師跡所至，除依規定弘法外，一向不過問政治，其態度與甯波車無二無別；在加持力方面，經以「漢地演教者」之名義，將法權交付師佛，而視師佛與其本人為無二無別。至於師佛自受命以來，敬謹將事，辛勤以赴的態度，有許多蹟象顯示，其與甯波車感應至深。比如說，在法會中座次之安排，此次在臺之情形，與七十年蒞港時即有不同處，此有資料可查者，識者諒已注意不贅；再者，甯波車此行除主持勝住，及隨緣加持外，其灌頂傳法，前此既未接受皈依及傳戒，事後，除師佛外，亦未交付儀軌，甚或咒語。至於口訣，於灌頂後，授予師佛。此等所傳之法，若欲修持，當有須於師佛者。尚有一種情形，甯波車在此初次主持勝住典禮，及未後傳授鄔金藥師法，嘗戴蓮冠外，其餘各次灌頂咸未頂戴。觀其別前對師佛，以保持純潔為叮嚀作推測，其唯法歟？若將此等意義深遠之示現，誤以為是小圈圈，誠屬眾生相矣。

二、恭迎法駕籌備概要

師佛於獲悉敦珠甯波車行止後，即將迎駕工作交由林崇安、

程漢雄、王仁祿、李銘國、林坤旺、魏鈴木、王俊雄等七位師兄，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策劃及推動。此間實務多由台中李、林二師兄負責。後來莊金沛師兄亦在繁忙中自動參與，通力合作。至林崇安師兄，任教於中央大學，在教務繁忙中與程漢雄師兄，兩地往返奔波，除實務外，且與李兄等襄助。師佛策定各種計劃。王昌齡師兄由北南下，專責照料。甯波車等二行等之飲食。尚有各師兄夫婦一起携兒女前來者，一般對工作均皆熱心參與，且有因情形特殊而不得分工，致感向隅之憾在請求分工者。蓋對根本上師之承事供養，功德至大，裨益於修持亦大，能趣入法性者多能知之。有關此次分工名單，限於篇幅故從略，然亦無損功德。須爲一提者，功德之締造以三門清淨爲主，所以將其一提者，亦藉以勸勉來者之義。至南北各會之詳細情形，爲此間之未及，甚願各會能依實況予以記載，免使各處會史成爲空白焉。

三、敦珠甯波車蒞台行止及弘利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六日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二日

抵中華民國。

爲應 師佛劉銳之尊者之請求，專程蒞臨「金剛乘學會」主持佛堂新址勝住典禮，西藏甯瑪巴法王 敦珠甯波車偕同佛母、公子仙薩甯波車、女公子二、孫女等家屬及堪布一行七人，由美國搭乘泛美航空公司八〇一號班機，經東京於本（六）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安抵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師佛於屆時，率領弟子（北16、中60、南11、高26）代表百餘人在機場恭迎；除外，各界慕名前往迎迓者，亦復不少，共約二百餘人。時以 甯波車已八十高齡，復經由半個地球，於海天勞形之餘，不宜於旅途中再行耽擱，以增勞累，乃迅爲轉車，直達臺中，蒞止之時已是午夜，猶有不欲辭別者。敦珠甯波車蒞止後，即以金剛乘學會之新址權作行館，住於二

樓之左側，此有殷重加持之義。在一樓之左右二側，各爲單門獨院之個人宅第各一戶；堪布、管家及侍從則共住右側，恰可作適當安排。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七日

臺中市。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三日

敦珠甯波車休息。法王慈悲爲懷，所到之處，旨唯弘法，此行除主持勝住典禮外，弘法計劃尚未決定。是以師佛將此間之情形，先行向 法王口頭簡報外，而法王亦復交辦有關事宜。事實上，所謂休息乃忙於法事之安排也。爲此，於法駕初到時，即叮囑代爲婉謝酬應。然其時，仍有慕名者在請求加持。師佛在侍奉之餘，頗感驚擾之咎，嘗約堪布及翻譯等舉事實以關之，以期減輕困擾。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八日

金剛乘學會。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四日

敦珠甯波車於上午九時餘，在行館內廳主持第一次佛像安藏法會，召集助理人員參與法會儀式，予各人加持後復加開示，後由仙薩甯波車領導開始進行安藏準備工作。入藏器物甚多，如舍利、法物、咒輪及金銀珠寶，與藥物等數十種，均須分別處理，包裝纏繞予以固定，工作繁細。其中如舍利、綠松石、藏紅花及一些不知名者，均爲 敦珠甯波車親携而來，稀有之物，其他則於此間訪求。助理工作，至中夜方才停止。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九日

金剛乘學會。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五日

佛像安藏準備工作進行至下午，約三時後，敦珠甯波車修安藏法，將入藏諸寶物悉予加持後，交由其公子仙薩甯波車，率同堪布及助理者正式安藏。共安妥金剛薩埵、釋迦牟尼佛暨觀世音菩薩等巨型佛像三尊，供金剛乘學會會員作修持之用。安藏工作，進行至午夜後約二時許圓滿。

同日下午，隨員二人由法國抵達桃園，由翻譯代表前往接引來會。二人爲管家，法會供品即由其製備陳設；另一爲侍從。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日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六日

金剛乘學會。

本日爲中華民國國慶，有喜上加喜之義；敦珠甯波車早上十時爲本會佛堂主持勝住典禮，另有授記焉。自八時起，會員及嘉賓等均陸續簽到，參加典禮。至十時，敦珠甯波車披法衣，戴蓮冠，法相莊嚴升座修法，迎請諸佛住像。以佛堂擁擠故，僅來賓參加觀禮。及諸佛住像儀畢，約十一時，會員依次入座，甯波車修法加持與會者。典禮事畢來賓退席，諸弟子列隊隨侍，甯波車等暨師佛合照留念。

此次甯瑪巴法王親自主持金剛乘學會勝住大典，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此爲空前之盛會。即在東方亦少有，在西藏滅法後。參加盛典者除臺灣地區北、中、南、高四學會會員外，香港金剛乘學會組團參加，代表二十七人，星、馬師佛弟子，以個人身份代表參加，共九人；與乎邀請，及聞訊而來者，以坐位估計，約共六百餘人。

勝住典禮後之當天下午，有薩迦巴班智達夫人，一行數人來會，朝見甯波車，並向諸佛頂禮。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七日

金剛乘學會。

敦珠甯波車休息，休息中有示疾之象，師佛甚爲焦急。甯波車對中原醫藥甚具興趣，或以中醫之診脈用藥與西藏有相同處歟？然一時對此間中醫生少有熟知者，乃約其在檳城懸牌弟子陳志仁師兄爲甯波車診斷。

在下午六時半，臺港兄弟臨時決定，於臺中全國大飯店金龍廳，歡宴敦珠甯波車與其家屬及隨員等。甯波車以示疾之身，亦

惠然應允，且席中歡欣異常，談笑自若，毫無病色。此次歡宴，原計劃於初蒞時舉行，爲洗塵之宴，因其時已屆午夜，致臨時擱置至今。參加代表共六十四人，宴開六席。席中雖四方雜處，頗有莊諧自在之適，歷三個多小時方盡，令人難忘。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八日

金剛乘學會。

敦珠甯波車休息。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農曆甲子歲九月十九日

金剛乘學會。

敦珠甯波車在下午三時，於學會佛堂主持在臺灣舉行的第一次灌頂法會，傳授馬頭金剛法。據師佛開示：衆所知馬頭金剛爲觀世音之護法，但此法則爲觀世音菩薩之忿怒尊法，爲巖傳法，詳情可閱西藏古代佛教史。此爲較高法要，本會第二級灌頂以上，由北、中、南、高前來接法者，共九十人。除外，師佛慈悲，對會外之請法者，亦斟酌情形請甯波車准予授灌。外面情形較爲複雜，如傳承、三昧耶、次第、以至冠服之穿戴等殊不一致，是以甯波車爾後歷次灌頂傳法均未頂戴蓮冠，然亦有例外者，有關後再補充。此等不著言語之教誨，當爲金剛乘會衆之所樂聞者。

灌頂法會將畢時，法王賜授佛像及金剛結以爲加持。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農曆甲子歲九月二十日

金剛乘學會。

本日上午十時，敦珠甯波車第二次在金剛乘學會佛堂傳金剛薩埵法暨長壽灌頂。此次，將長壽灌頂併於金剛薩埵法中灌頂。受灌者北二七、中一一七、南三五、高三九，共二一八人。會外參加受法者，約同前。此爲生圓次第灌頂之法，灌頂後，甯波車以佛像加持受法者，此爲難得之法像。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金剛乘學會。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一日

第二次佛像安藏準備工作本日開始，此次安藏一為金剛薩埵報身，為 師佛慈悲，請求 敦珠甯波車監裝，以應弟子之請供。一為綠度母等尊，原為各人以隨喜故，請自坊肆，由於未安藏，不能供養，請求併同安藏。另有未安藏之金剛薩埵佛像，共十二尊，則託運送香港安藏備請。此等均為小型者，金剛薩埵佛像則與本會佛堂所供者，同一型式。

敦珠甯波車示疾以來， 師佛甚感焦急，前已述及。請陳志仁 師兄診斷時，因隨團體行動無法逗留；後得顏輝演之介紹，請黃輝玉為 甯波車診斷。黃師兄以此因緣，得 甯波車傳予文殊菩薩咒。至於 甯波車示疾因緣，後再補述。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金剛乘學會。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二日

臺中密藏院基金董事及其眷屬等，一行五十餘人。於下午來會，請求 敦珠甯波車賜予加持。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金剛乘學會。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三日

敦珠甯波車休息。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金剛乘學會、臺南、高雄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四日

於上午， 敦珠甯波車偕同佛母暨隨員等，由 師佛等陪同南巡各金剛乘學會。先到臺南，在臺南大飯店安頓後，赴臺南金剛乘學會佛堂。休息時在一樓聽取 師佛對臺南弘法情形及計劃等報告外，另由仙藩甯波車登樓，代表加持佛堂及會眾。事畢，巡視臺南學會未來建築用地。返回，接受南高眾弟子之歡宴，旋由臺南南赴高雄，在圓山飯店住宿。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高雄、台中。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五日

敦珠甯波車晨起，憑窗眺望，於高雄之水光山色，欣賞非常，悠然自在。午前往高雄金剛乘學會，有關情形一如臺南、高雄學會新會址正在興建中，未往巡視。加持事畢，返回圓山。仙藩甯波車及堪布等，則赴佛光山及澄清湖觀光。高南諸弟子，以午宴供養。甯波車南巡加持諸弟子事畢，隨即於當天趕返臺中，安抵時，已近傍晚。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金剛乘學會。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六日

在下午五時， 敦珠甯波車主持文殊菩薩法灌頂，然後開示菩薩戒。此文殊法事後經 師佛隨緣開示，為總的灌頂，無分黃白，依於「聖妙吉祥真實名經」。故 甯波車灌頂時， 師佛持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加持受法者之三門以為緣起。灌頂儀式完畢，繼續開示菩薩戒。然後賜予受法及聞法者以小銀鏡、甘露丸、金剛結，及菩薩戒法名等。此等法物及法名等均甚殊勝，然各領受者，須依「金剛乘學會攝受信眾步驟」實踐，乃能圓滿也。受法共二二一人。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廿一日

金剛乘學會。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七日

敦珠甯波車在上午九時，於住處之外廳開示大圓滿法，聞法者 師佛師母而外，阿闍黎十三人，二級灌之發心弘法事務者八人，共二十一人。開示時，由仙藩甯波車翻譯英語，林崇安師兄翻譯國語，王振沅助譯，前後各次法會情形相同。開示圓滿後，復賜授每人小型長壽佛像一尊以為授記，非常殊勝。

法會完畢後，第二次佛像安藏工作正式開始，由仙藩甯波車執行，率領堪布及助理人員進行。

於下午， 敦珠甯波車為佛堂主持第三次佛像安藏，有關工作

由師佛襄助，完竣時特爲廻向：「國泰民安，中華復興」。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日

金剛乘學會、臺北。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八日

敦珠甯波車第二次監裝之小型佛像，金剛薩埵報身像共二十一尊，其造型與學會所供者，同其形式；綠度母等法像爲個人請藏者，共五尊。此等佛像咸於本日上午安裝完竣，爲甯波車暨師佛大慈大悲之所致，適於小型佛堂之供養，至爲殊勝。惟以人數比例，仍數量稀少，是以規定以發心弘法事務者爲優先。爲免使請供者有向隅之憾，師佛復決定再次安藏備請。安藏費用，除供養必須者外，僅收材料費。個人請安藏者，材料自備。此等佛像散佈海內外，與金剛乘學會所供之主尊，在觀想境界中所成之廣大壇城，是異常莊嚴的。

這是敦珠甯波車專程蒞止金剛乘學會，在臺中市的最後一天，下午曾爲在佛堂設置蓮位之往生者修法超度。部份留會者得知此事，也分別將往生親友附薦超度，以了心願。至臺北金剛乘佛堂蓮位之所供者，亦由師佛於後超度，此是後話，在此一提以慰爲彼等設供之盡心者。

敦珠甯波車於下午七時，北蒞臺北，師佛侍行。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三日

臺北。

農曆 甲子 歲九月廿九日

臺北金剛乘學會諸師兄，於福星川菜館設盛宴供養，爲甯波車等一行洗塵。晚住臺北市三普飯店。寧波車並於晚餐前赴台北金剛乘學會加持。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四日

臺北市。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一日

於此日應外界之請，外出結緣。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五日

臺北市。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二日

此日爲臺灣光復紀念日，或以臺北市爲首善之區故，敦珠甯波車於上午九時半，假實踐堂普傳蓮師法，廣結善緣，藉以接引。前來接法者，除北部地區之外，遠及鳳山及屏東鄉下。其中，有皈依修法達半個甲子以上者亦來締結善緣，且皈依師佛。其時受法者八百五十餘人。

在此次灌頂法會中，壇城前緣座次爰爲一提。敦珠甯波車以主法者之尊，高坐於中央。師佛以漢地演教者之授權身份，肅座於甯波車之右側。仙藩甯波車坐於甯波車之左側，負責翻譯英語；林崇安師兄於其側，翻譯國語，王振沅任助譯。此一座次之排列，除佛堂開光時，甯波車佛母在座，依次順延外，其後，甯波車歷次在臺弘法，均依此座次，惟此與西元一九八一年，甯波車在港弘法情形不同，此約爲甯波車重法的緣故。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三六日

臺北市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三日

於下午五時，仙藩甯波車在臺北市敦化南路臺北金剛乘學會佛堂開示上師相應法。據說，此法之開示在應林崇安師兄等之請求所致，後面所述之蓮師長壽法，及普巴法等，亦均同此。足見仙藩甯波車之慈悲，予我等以結緣之機。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七日

臺北市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四日

敦珠甯波車上午假三普飯店十二樓之一室，灌頂傳授鄔金藥師法。此爲臨時性之決定，然臺北、臺中應到受法者亦四十餘人。且亦皆師佛依法授戒付法之弟子。師佛於灌頂前接見諸弟子時，特別宣示甯波車之叮囑：「要保持金剛乘學會之純潔，才能使甯瑪巴佛法之加持垂於久遠」云。甯波車此次在旅邸中灌頂傳法，於

法會中，除法衣之外且頭戴蓮冠。此種情形，爲蒞臺以來歷次灌頂中，如馬頭金剛法，金剛薩埵及長壽佛，文珠法等法灌頂時，所沒有者。蓋上述諸灌頂，均有少數會外者參加，其等情形已爲此間所熟知，不再引述；除外加普傳蓮師法，以及其他灌頂，其情形亦相同，祇惟鄔金藥師法爲例外。此爲 敦珠甯波車對於此間信衆，不著言語之勗勉歟？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八日

臺北市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五日

在上午，仙藩甯波車假三普飯店十二樓之一室，開示蓮師長壽法。下午於十一樓，開示普巴法。

本日晚間，南北弟子代表聯合舉辦盛宴供養 敦珠甯波車等，在三普飯店十三樓，宴開五席。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九日

臺北市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六日

在上午，仙藩甯波車代表 敦珠波甯車開示鄔金藥師法，於三普十一樓。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臺北市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七日

敦珠甯波車休息。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臺北市、香港

農曆 甲子 歲十月初八日

敦珠甯波車於下午三時四十五分，一行九人搭乘中華班機，前赴香港金剛乘學會。師佛爲迎接 甯波車故，乃先行搭機赴港恭候法駕。當 甯波車法駕蒞止中正機場候機大廳時，不少慕名者亦前來送行，有的請求加持，有的請求合照，甚爲熱鬧。

四、結 論

敦珠甯波車應 師佛之請，由法，經美蒞止中華民國，主要在爲金剛乘學會之佛堂主持勝住大典，及加持其所有弟子與順緣者；或者說，是爲莊嚴及加持甯瑪巴在東方的弘法事業而來。在蒞止金剛乘學會期間，臺中十六天，臺南、高雄一天，臺北八天，一共二十五天，然後轉赴香港金剛乘學會。此行由金剛乘學會全體會員自任功德主，發心供養，全責承事，及安排弘利日程等。在臺中時，以學會新址作行館，離開前特諭知 師佛，稱住止臺中期間甚感自在云。到高雄時於圓山飯店休息，臺北則住於三普，此爲 甯波車行止概況。

甯波車在在會期間的弘利，其可見者，如主持佛堂勝住典禮，加持與會弟子及順緣者，接受供養以應弟子作福田之請求；除此之外，先後灌頂傳法五次，如馬頭金剛忿怒法，金剛薩埵暨長壽灌頂、聖妙吉祥真實名經法、普傳蓮師法，及專爲金剛乘學會弟子灌傳鄔金藥師法等。開示三次，如菩薩戒開示，授開法者以法名。大圓滿法開示，開法者爲阿闍黎及發心會務且能與師佛相應者，聞後得小尊長壽佛之授記。再者爲鄔金藥法，由仙藩甯波車代表開示，除外仙藩甯波車亦代表法王開示其他法要多次。三度安裝佛像，有大型三尊，小型二十一尊，個人請裝之小型者五尊，復有特大型一尊；此外復自製寸許小尊長壽佛之像，亦二十一尊。綜上四述，共成佛像共五十一尊，上述爲 敦珠甯波車中華民國之行，在臺裝製之佛像數。此等佛像在修持時，於三輪供養之餘之境界是異常莊嚴的。甯波車在臺中時曾修超度法，是以其此行得露法澤者，不僅現生大眾也。

甯波車在臺弘利，或灌頂，或加持，或開示，加之仙藩甯波車應請求所作開示，其得法澤者，當在二千二百人以上。除本會部份會員外，會外人數亦復不少。其得法之最遠者，如鳳山、屏東之鄉下者，亦皆如願，可謂法澤遠播。惟須一談者，近年來藏密風氣

播及全球，加之外道之附會，此間一般對密法名詞，如灌頂、加持、念咒等，多有熟知者。然究其實，真能視為正確之信仰而加以研究者，爲數不多。比如說以黑教爲密宗，又如知道加持與灌頂之重要而到處跑碼頭，卻不知皈依、發心、求戒。既得戒，得法矣，復不知三昧耶爲可貴。甚至將莊嚴之佛冠、法衣，隨意穿戴，以爲得意。筆者後來發現，甯波車在臺弘利，祇惟主持開光，及最後一次在臺北，爲本會會員行鄔金藥師法灌頂時，頂戴蓮冠外，其餘灌頂均未頂戴。此非小事，甚願金剛兄弟之發心者，能留心此事。唯寄寓何義，尙不得而知。可知者，除鄔金藥師法之外，其他各次灌頂，均有會外人士參加，此爲衆所週知者。前曾談及，師佛在臺北時，曾宣示 甯波車之叮嚀云：「要保持金剛乘學會之純潔」。依此，筆者嘗忖推，甯波車當爲法故，而寄以不落言詮之勗勉。

密法重次第，如傳法有皈依、灌頂、交付儀軌及導引開示、及交付口訣等之別。中如灌頂，在灌頂前須傳戒。戒有菩薩戒、密宗戒等。其得具德上師之傳法者，自能了知。其唯此，所受之法在修持時，乃能得傳承及三根本之加持。甯波車在臺所傳諸法，祇及身語意灌頂，爲方便接引大衆故。以此灌頂固可視同皈依，但戒律、儀軌及口訣等均未及傳付。此等未具足者，仍須向 師佛處請求授與，方能如法修持。此蓋由於 甯波車另將此間法權，已以「漢地演教者」之名義交付 師佛故，且 甯波車復視 師佛與其本人爲有同等之加持力者，故以「蓮師代表」之法號莊嚴之。此種意義，我等若留心 甯波車歷次灌頂，在壇城前之座次安排，也可察知也。爲此，且舉個實例一談。一位兄弟，自十八歲始即學密法，迄今共三十二年，嘗易數師，其雖知密法殊勝，唯感久無所獲爲憾。於獲知 甯波車蒞臺消息後，爲接甯瑪巴傳承故，特發心於九月杪皈依 師佛，決心從新學起，現已如願以償，此可作借鏡者。至 師佛傳法，來者不拒，祇要遵守修四原則，否則即去也不留，任

由自在。所以，發心如法修持者，多樂於隨侍，蓋傳承難得也。淺嗜即他去，或他去又重返懺悔者，也復不少。甯波車之叮嚀「要保持純潔」，意亦與此有關歟？

初閱 敦珠甯波車訪問香港一書時，聞 甯波車示疾不甚了了。蓋如 敦珠甯波車，以賢劫千佛根本上師之尊，於轉生十七世之現在，有無上福德、智慧與佛法，人尊之爲法王，何以仍不免於疾厄耶。及後，知密勒日巴藉服毒以示疾，調伏狂妄；及阿提沙代犬受挫致傷等事後，對示疾之意義，乃略有所知，在發心饒益衆生也。今 甯波車蒞臨此間復又示疾，頗不尋常，至其因緣則爲茫然。其際 師佛或知筆者有所未釋，蒙爲方便開示云：甯波車在廿二歲之年青時，即發心「以衆生之病爲病」。其後常有疾患，而其身心本無疾患也。得此開示乃恍然若有所悟，甯波車之示疾，乃長期以來，在發心後之自我實踐也，衆生有病之際爲衆生而生病也。由此聯想，甯波車在初成就之第一世，即爲賢劫千佛之根本師，得觀世音化身之弟子以教誨之，亦發心之所致。是以，凡在 師佛處得甯瑪巴傳承者，願三復斯言，共同勉勵，當不致俾 甯波車暨 師佛有「純潔」與否之操心也。

在 敦珠甯波車暨 師佛離臺赴港時，此間嘗出現若干附會之衆生相，其細心者諒已知之。惟須一說者，西藏無上密佛法，在元代時即已傳入中土，然偏於王室未及普遍；及民國後，限制乃除。師佛在二十餘年前國破家淪之際，寄籬殖民地時，以漢人身份發心西赴印度求取藏密，於萍水相逢中，因「前生與 敦珠甯波車同壇發願」之因緣，將甯瑪巴無上密大幻化網續佛法，整套接回香港，後轉饋此間，普遍弘化，來者不拒，初未持爲法擇人之念，雖開風氣之先，然識者有限，故主以學術態度弘法。十餘年來，在艱苦慘淡中經營，現在縱已有傳承可接，有法可求，有書刊可閱，亦可知金剛乘學會，在 師佛灌溉下，已在長成中。

蓮華生阿闍黎造

十方四時祈願文

敦珠甯波車傳授

劉銳之恭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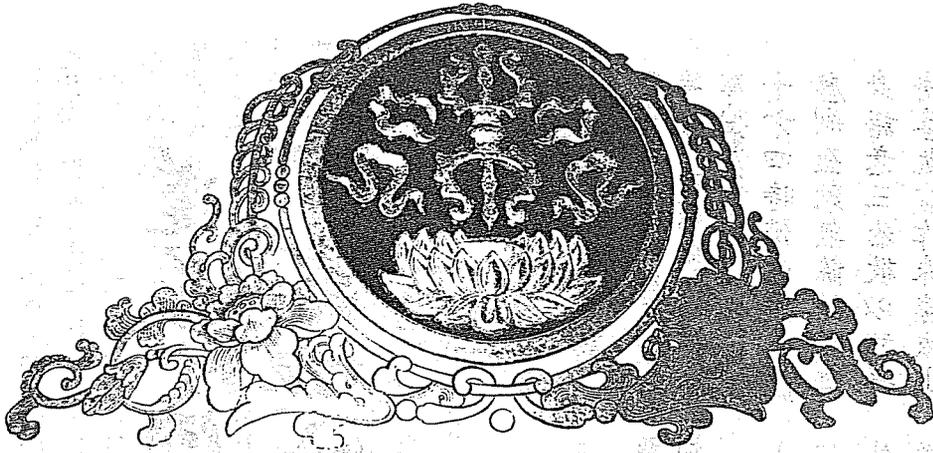
敬禮上師於猴年猴月初十日，桑耶寺中，具緣色面金剛界壇城開啟時，於此說鄔金祈願文，以一切所屬經常之意願而作。對諸後代應專心意想而修持。

十方四時佛陀與菩薩 上師本尊空行護法等
 塵刹聖眾無餘請降臨 安住面前虛空蓮月座
 身語意三恭敬以禮拜 外內密等自性以供養
 諸善逝前作殊勝依止 從前所積罪業我開許
 所悔現在不善極懺除 今後於此退轉我防護
 一切福德善眾盡隨喜 請諸佛會勿取般涅槃
 請轉三藏無上妙法輪 無餘善會回向有情續

諸趣到達無上解脫地 佛及菩薩祈賜憶念我
 以我所作極善祈願文 有如元始普賢王如來
 及妙吉祥菩薩之聖智 此等許我追隨以學習
 殊勝聖教諸位上師寶 有如虛空普徧以降臨
 亦如日月光亮以照耀 恆常堅固如須彌山王
 眾僧伽寶乃佛教之基 心調戒淨三學得充裕
 聖教心要修持密教者 誓句具足達生圓究竟
 聖教施主王者以護法 廣行政令聖教如藥來
 王族大臣亦支持聖教 智慧增長能力具足來
 為禱聖教家長具豐裕 享受具足無復為害來
 信聖教者徧及全國境 具足快樂而平息魔難
 我瑜伽者住此修道場 誓句不退心願得成就
 與我結緣者弗論善惡 暫時究竟為佛所護念
 一切有情入無上乘門 普賢大輪王願能證得
 現在六時精進修此願文 三昧耶 圓滿

天子穆育林朱（遮波）（之轉世）大岩導師楚朱甯清甯巴，
 於殊勝處大獅天岩之右角，甯清謝巴（大寶聚）山岩較高之
 下方，（名）「冲」窟，請得毘盧渣那譯出之綱卷，認出從
 礎嘉佛母手寫藏文，交付啤嗎嘉汪羅爵泰賢膳錄，願善妙增
 長。

敦珠法王 徽之表義



鍾棟湘

金剛乘學會瑜伽行者之「見修行果」及「修行四原則」

1. 見——顯教方面，研習「婆娑部、經量部、唯識宗及中觀宗」之四部宗見；密宗方面，了解「寧瑪派、薩迦派、迦居派及格魯派」之基本知見，以上配合「金剛乘全集」以研習之（共十五冊）。

上為金剛杵，代表西藏大乘。

2. 修——第一類依寧瑪派教傳及巖傳之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大圓滿之次第以修行。

中為蓮花，旁為蓮葉；花表所生，為大乘之母；葉表餘乘。

3. 行——第二類依寧瑪派巖傳之捷道頗哇法以修行。此二類之修行儀軌，悉依據敦珠法王之傳授（共有數十冊，含上種種修法）及開示。

杵表方便與教義，蓮花表智慧。

4. 果——成佛（證得法、報、化三身）。

◎「知見要廣博、修行要專一」。

◎金剛乘學會之修行四原則：

1. 發菩提心
2. 正見正知
3. 嚴守戒律
4. 精進修持



我所懷念的

郭文添會長

劉銳之

文添居士，廣東省南海縣人，少年喪父，賴母氏女紅撫育長成，家境清貧，而能敦品勵行，若恂恂儒者；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從事飲食業，凡數十年，置身大酒樓中，從最基層，升至最高主管，無不和顏悅色，笑臉迎人，食客者流，大有賓至如歸之樂。尤其栽培後進，誘掖青年，香港九龍食肆同人，提及「七哥」，無不肅然起敬。觀於執佛衆中，有百數十人泫然欲涕者。概

可知矣。

中年慕道，擔任道堂主壇者數年。三十年前，金剛乘學會分設於三輪佛學社，首次舉辦西藏密宗靜坐法，即來就學；繼而皈依求法，灌頂，於出錢、出力、出心之事，從不後人，於是衆舉之以爲會長，人緣廣結，助我良多。諸會員多以「誼父」稱之，他亦怡然以受。

平時雖性情和洽，無限隨緣，但於重要關頭，則大義凜然，不稍讓步。有二事值得一記者：一爲廿餘年前，學會經費支絀，前路茫茫，有欲乘機分裂，改聘導師，向彼游說。彼以當今香港於密乘教理修持，兩者精進，捨劉氏外無其人，嚴詞拒絕。分裂由是不成。二爲數年前，有以余在台灣學習藏文，分設學會，未能全心全力，應付會務，奉請讓賢；因是亦萌退志。彼則以爲廿餘年之經營慘淡，略具規模，弘法利生，稍有成效，若毅然而退，後繼非人，我輩將何依賴，慷慨以陳，詞嚴義正，衆議遂息。

居士有子四人，女八人，多已成家立室，孫兒二十有二，濟濟一堂，洵可樂也。近年屢示微恙，稍入醫院，旋即復元。去年冬又示微疾，不數日安祥而逝。其家人云：據各星相家言，年均不過六十五歲，今已七十三歲，當爲靜坐禪悅所致，信如其言，當可安住極樂世界矣。然余尤盼其乘願再來，佐弘金剛乘密法。故於祭文表達斯意，此調不彈久矣，且爲急就章，未及潤色，錄

之聊表懷念而已。祭文云。

維西元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五日金剛乘學會導師劉銳之，暨香港金剛乘學會副會長談錫永、呂榮光、陳建強、及諸弟子，敬以香花淨水，致祭於故會長郭文添居士之蓮座，而言曰：

繫維居士 商業奇才 中年入佛 心淨塵埃
潛修密法 勝境弘開 能延壽算 能遏病摧
往生淨土 品證蓮台 親友聞耗 難免致哀
今有一言 諦聽為佳 勿忘斯土 乘願再來
佐我弘利 猗歟盛哉 尙饗

捐助興建台中金剛乘學會芳名

黃文淵捐四〇〇〇元 隱名氏捐三〇〇〇元 李銘
國捐一五〇〇元 無名氏 唐金源 張山田 顏輝濱
吳澤秋 蔡義男各捐一〇〇〇元 鄭木森 林樹發各
捐五〇〇元 尤佰忠捐四〇〇元 蔡世中捐三五〇
〇元 黃敏源捐二五〇〇元 謝陸耀捐二〇〇〇元 黃
輝玉 楊焄暉各捐一五〇〇元 呂明華捐一三〇〇元
張國權捐一二〇〇元 鄒慶宗 張丁 張榮彰 許錦華
各捐一〇〇〇元（下文轉第三十七頁）

金剛乘學會會議記錄

時間：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本會台中佛堂

出席會員：八十四人，如附件簽名冊

缺席會員：六人，如附件簽名冊

列席會員：三人，如附件簽名冊（其他學會會員）

主席：劉上師

記錄：韓希聖

一、會議內容：

1. 台中學會王仁祿會長，已有年餘未參加出席本會各項活動及法會，對會務亦不聞不問，既未請假，亦未提出任何原因。

2. 本會台中佛堂新建以來，皆由李銘國副會長、林坤旺、莊金沛以及各同仁廢寢忘食，不辭勞苦，甚致放開正常工作，全家動員一心為佛堂作事，各同仁之服務精神與熱誠可佩。

3. 王仁祿會長，雖掛會長之名而未來會服務，今擬提會討論改選會長，務使名符其實，會務有人主持。

4. 李銘國、林坤旺、莊金沛等三人，平日工作努力，服務熱心，擬提名李銘國為會長，林坤旺、莊金沛為副會長，請討論。

二、討論提案：

1. 原王仁祿會長久未到會，討論重新改選會長案。
決議：全體通過。

2. 提名李銘國任會長、林坤旺、莊金沛任副會長案。
決議：全體通過。

三、結論：

1. 望新會長與副會長更加努力，使會務發揚光大。
2. 李銘國會長，林坤旺及莊金沛副會長輪流主持會務，並輪流主持法會。

四、散會。

現觀莊嚴論科判緣起

劉銳之

嘗謂慈氏五論：辨中邊論、大乘莊嚴經論、辨法性論、續上師論等四論，均弘法相，爲該宗重要之論典，尙矣。復有一論，爲現觀莊嚴論，其具名爲現觀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授論，爲獨弘法性之論。傳龍樹般若學之解脫軍，從世親聽習，於本經未盡攝受，因乞其義於僧護，而後暢達。嘗修般若觀行，於經本文，與現觀莊嚴釋論，不盡合符，頗滋疑惑。旋得夢慈氏囑往婆羅奈斯，至則值優婆塞寂鎧齋僧，遂獲見其從南方請來之般若，二萬頌而分八品，全與現觀論釋相應。於是雜糅經論，暢演無自性義，而爲註釋，蓋自現觀莊嚴流傳以來，此爲創舉，故後世學者，無不以爲遵依也。參閱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乃以玄奘法師未及譯，故於漢土，未有流傳，研慈氏學者，缺憾而已。

民國三十六年，太虛法師，得見西藏所傳此論，勸法尊譯師出其頌，並略釋之；因爲之序，所謂二運瑜伽巧分別相，彰般若無分別性，得斯論而般若之眉目朗，瑜伽之精髓充矣。旨哉斯言，可謂畫龍點睛，一語道破；錄詳虛師序中，今節錄之，亦可知此論之價值焉。

及四十二年，羅時憲教授於友人處，得覩斯論，袖歸以相示。因勸謝卓如居士筆錄複印，以廣流傳。卓如鄭重其事，一筆不苟，使讀之者，手不忍釋也。段劍青居士，時居濱待清，且宿具慧根，而修持精進，故於顯密法要，多所領悟。及見此論，乃大贊歎，不數年赴台灣出家爲慧遠法師，旋以此論與般若經二分對讀，列表相示，循而讀之，欣幸無已。

近十餘年，緣執教鞭，昕夕歷碌，每值新舊曆歲餘，銘槩稍暇，輒掩關潛修，各以七日爲期，以思過補闕。時方掩關沙田，關課之餘，檢大般若經與本論對讀，且從而科判之，因列總表一，判五分表，如是三年關中，始克脫稿。

因念佛說諸法因緣生，而此論與科判緣起之多，有足述者：如太虛師見西藏論本而勸譯，一也；法尊師從而譯及略釋之，二也；時憲教授見而携示，三也；卓如居士從而錄印之，四也；慧遠師以對讀等表列示，五也；銳之因從而科判添補謄錄，六也；若緣是而付梓人，則殆具七緣起者矣。

如是於此經論，詳加甲乙，分列高下，其緣起亦須一叙。誠哉虛師之序略云：「般若玄旨稠疊，直閱經者，易以繁復生厭；大智度論亦莫得統緒。自非補處深智，安能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耶。」固矣。但慈氏造頌，祇標其名，卽法尊師已加略釋，然亦惟有提綱，而不標目。有如孔子之春秋經，「鄭伯克段于鄆」，則鄭伯何人？克段何事？鄆爲何地？若非左氏等予以傳述，後人何得而知。此論簡要，略而不明，淺慧初機，亦復望洋興歎；故對讀與科判，實有所必須，其緣起蓋如是也。

所製之表共分兩類，一爲經論對讀表，二爲此論略科表。經論對讀表凡十二頁，以經爲主，而以論副之；經標卷數品名，而論則祇錄其科次，若其不釋經而不列入者，則附註備考欄中。至此論科判，則以論科爲主，而以經之卷數品名配合之。總表二頁，使知大概如是復判分表爲五：舊以三智境分爲三表，而四加行，與法身果各分一表。分表一、凡十二頁，釋一切相智，由論本卷一第八頁，至卷一第廿七頁，而配般若經四〇二卷至四二四卷。分表二、凡五頁，釋方便道相智，由論本卷二第一頁，至第十七頁，而配經四三六卷至四三七卷。分表三、凡二頁，釋一切智，由論本卷二第十七頁，至卷四第十一頁，而配經四三七卷至四六七卷。分表四、凡廿四頁，釋四加行，由論本卷二第四十一頁，至第廿二頁，而配經四六八卷至四七八卷。文中所述論本，係依卓如居士所錄印本也。似此雖未敢說燦然大備，然亦朗若列眉矣。

至論所攝何品，對讀表與原論本，有所不同；此殆見智見仁，因之而異，乃並存之，無足爲諱，以待智者之抉擇，且與慧遠師所見，亦微有出入也。若於此表有讀而開悟者，凡所功德，應歸於慧師，銳之祇狗尾續貂，因人成事而已。

因憶昔閱交光法師之楞嚴科會，讀而悅之，乃師其意，學爲繕製科判，並印成知報廬科判用牋備用。多年來之印製分贈者，有大幻化網導引法科判二十八頁，密宗道次第略論科判，廣爲一頁。其已繕成科判，而未付梓人者，計於顯教經籍：有童蒙止觀凡十七頁，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窺基大師釋，凡七頁，異部宗輪論凡八頁。而密乘經籍，則有大圓滿心中要凡八頁，仰的凡九頁，廣大心要及本覺道次第凡九頁，大圓滿灌頂及修持法講解紀錄凡四頁，顯明大密妙義深道六法引導廣論

凡三頁，那茹六法心要凡二頁，大威德金剛深道第二級證分凡廿二頁，極明摩尼寶炬，（具名：生起次第完義及修誦閉關總要）凡廿七頁。似此雕蟲小技，惟有留待後人覆醬瓿可也。

佛曆二五一四年即藏曆九四四年民國五十九年庚戌元旦佛根東莞劉銳之於龍坑關房。

附錄呂澂西藏佛學原論：「傳般若學者解脫軍」附註：解脫軍釋般若經取無自性之說，故中觀家亦以其為僧護之嫡傳然所闡揚之現觀莊嚴論，則瑜伽祖師慈氏之作也。漢土舊傳慈氏五論，有金剛般若論頌而不說現觀莊嚴，藏土傳說與此相反。蓋莊嚴論所釋經文，原非北印流傳之本，或即與經本先存諸南方而後宏傳各地漢土傳慈氏之學較早，故不及知之矣。晚代師子賢重宏現觀莊嚴，叙其傳承，以為無著親從慈氏得聞造此論釋，爰及世親亦申註解，解脫軍稟承於後，復隨意疏文，猶病未備云云。是則以解脫軍傳世親般若之學，較當理矣。

加入金剛乘學會求法次第

1. 凡欲修習西藏密法者，先至學會佛堂皈依上師三寶，受持四皈依及十善。

2. 四皈依唵滿二萬遍後，可請求上師傳授一般之初級灌頂（屬生起次第），受持本尊咒並迎請本尊法照回家供奉。

3. 本尊咒唵滿五萬遍後，可請求上師傳授初灌儀軌。回家後每日依照儀軌修持本尊法一壇或二壇，並續持本尊咒及唵四皈依。

4. 接受初灌後，每月（農曆）月底應參加布薩（誦戒）法會，其他法會亦應踴躍參加。

5. 布薩法會滿三次後，可迎請「寧瑪派皈依境」及上師法照至家供奉。

6. 初灌儀軌修滿一百壇後，可請求上師傳授初灌之「導引」。滿三百壇後，可請求傳授初灌之「口訣」。

7. 凡連續參加布薩十次者，始得請奉戒本，以資遵守，而便考勤。

8. 布薩滿三次後，可請求上師傳授四加行簡軌。

9. 參加其他灌頂之資格，見別張規定。

現觀莊嚴論序

太虛

聞西藏所傳慈氏五論，以現觀莊嚴爲必習，因亟勸法尊譯師出其頌並略釋之。乍觀一切相智中菩提心二十二喻，二十大乘僧，四加行各分上中下，染淨所能分別三十六，十三修行法性，八出生正行。道智中大乘見道十六剎那。徧智中遠近道能所治差別，及加行十差別，四自性。一切相加行中三智差別相，與加行德失相，三智相、及勝相各十六，作用相十一，自性相十六。見修頂各能所取分別三十六，無間頂加行破邪執十六種。漸次加行十三種、剎那加行四種。四身差別，及智身二十一聚，與二十七事業等。玄旨稠疊，驚歎得未曾有。已而取大般若第一會、第二會、第四會對照之，則燦焉秩焉，皆經文固有之義層也。

然直閱般若經者，易以繁複生厭，大智度宗實相以推辯諸法無不盡，雖汪洋恣肆哉，亦曾莫得其統緒，自非補處深智，安能以三智境、四加行行、一法身果，次第綸貫經義，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耶。運瑜伽分別相，彰般若無分別性，得斯論而般若之眉目朗，瑜伽之精髓充矣。

頌本八品，離前後文增序攝成十，並間爲瑩潤文句，快妙論之先覩，輒敘其所感於簡端。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太虛時住漢藏教理院那伽窟

臺灣方面（臺幣）

釋雲藏捐二五〇〇元

臺灣方面

釋雲藏捐二五〇〇元 胡勵真捐二〇〇〇元 曾嘉玲 鄧立光各捐五〇〇元 鄒錚軍捐四〇〇元

黃麗霞捐二〇〇元 林純維 林純綺各捐一〇〇元 高雄方面：王俊雄捐七二〇元 林世雄 林振

亨 楊寶祥 陳光華 陳正輝各捐二二〇元 陳立台 黃金水 廖中山 單豪各捐二〇元

香港方面（港幣）

何心慧捐三〇〇元 何玉琮捐二〇〇元

說：德存能鮮學向滿。隨行持。吾方忝作人師。
常自愧惡。亦值新春。休假。正宜掩閣。思過。黽勉。
前修。對於。賀歲。供養。均予。婉謝。

其有。欲致。敬。者。則。因。想。日。彼此。歡。送。言。祥。樂。
正。年。艾。偽。踵。門。芒。契。亦。復。晤。面。踈。慳。廢。時。而。失。予。
自。不。必。多。此。一。行。作。吾。家。利。事。

如。其。欲。致。供。養。者。則。大。可。嚴。淨。戒。律。精。進。修。持。
是。吾。上。之。法。供。養。倘。更。以。身。口。意。助。我。弘。法。利。
生。出。力。出。錢。任。勞。任。怨。迅。速。將。事。務。底。於。成。是。
真。供。養。則。不。獨。其。家。相。應。即。

歷代祖師

十方諸佛皆與之相應。真有厚望焉。若以財物
見贈。若以水。謹璧。謝。務。祈。

鑒原。並。此。
春。聲。

別說：水啓

歲曆九四四年
庚戌嘉平月

讀者來稿

西藏寧瑪派教義及其在歐美的傳播

鄭金德

一、概說

西藏佛教寧瑪派 (Nyingmapa) 是西藏佛教中形成最早的一個教派，寧瑪為「古」或「舊」的意思。該派以傳承舊派密典為主，故稱寧瑪派。寧瑪派組織不甚嚴密，不重戒律，持舊密咒，以「無上瑜伽」(Ati Yoga) 密中的「大圓滿法」做為尋求解脫及成佛的修行手段。在傳承上，採取師徒或父子單傳系統。西元十三世紀時，寧瑪派與中國元朝發生過聯繫，受到元朝帝室的封賜。西元第十七世紀時，曾經受到西藏佛教格魯派 (Gelupa) 五世達賴喇嘛積極扶持下延續迄今。寧瑪派主要的傳播區域是西藏、青海、西康等地區，也傳播到不丹、尼泊爾、拉達克等佛教文化區。

二、寧瑪派的基本教義

寧瑪派傳統的密法是以「心品」為主。該派的「大圓滿法」是說人的心體(思想)，即人類的思想本質，

是乾淨的、遠離塵垢的，如何把握這個「心體」，使其在「空虛明淨」中，安住一境，從而達成「涅槃寂靜」、「即身成佛」為目標。寧瑪派認為人世間的衆生，都願自己的純潔心靈處於寧靜極樂之境界。可是不幸的，有情衆生總是淪於悲、歡、離、合的苦海裡，社會更是充斥着墮落、暴力、噪音、污染、混亂的情境。因此，寧瑪派提出只有向我們的心靈發掘，才能找到寂靜與極樂世界。所以寧瑪派的教義是這樣的：人像構成宇宙的萬物一樣，也是一種能量，通過寧瑪派特別的實踐工夫(瑜伽、禪定及祈禱)，而把這種能量加以運用，將它轉化成純正的能量，這樣我們便能超越善惡之境，我們也學會不承受感情纏身的苦樂之果，我們更能領悟眞如(佛性)的妙樂。寧瑪派靠着古老的傳統密法教人修行實踐的法則如下：(1) 運用傳心術，或心靈滲透法使修習者進入禪定狀態。(2) 使用圖象，如「大手

印」和「曼陀羅」(宇宙諸種表象)修法。(3)密音教授，即通過聲音(密音)對修習者自傳聖樂和密咒。(4)釋法教授，即解說佛法。除此而外，還傳授「東方按摩術」、「食物調配法」，甚至到僻靜的西藏式佛堂靜修。

三、寧瑪派傳入歐洲

西藏寧瑪派之傳入歐洲是近十多年來的事。

話說十九世紀末，有位名叫甘珠爾活佛(Kangyur Rinpoche)，他是生於西康省的西藏人，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大吉嶺(Darjeeling, India)創建了一座寧瑪寺院，寺名叫「烏金昆桑丘林」(Ogyen Kunzang Choling)。寧瑪派認為甘珠爾活佛是該派傳統教法「無上瑜伽」、「大圓滿法」的繼承人之一。「烏金」(Ogyen)是指西元第八世紀入藏傳法的密宗大師蓮花生(Padmasambhava)的家鄉烏仗那(Uddhyana)。「昆桑」(Kunzang)是本土生佛(Adi Buddha or Primordial Buddha)即指普賢菩薩(Samantabhadra)的藏語「昆丘桑波」(Kuntuzang—Po)的縮寫。「丘」(Cho)是佛法(Dharma or the Teaching of Buddha)的意思；「林」(Ling)指洲、島，或有圍牆的園林(Place or the locality)。

甘珠爾活佛於一九七五年逝世之前，都在該寺院收徒傳播密法，信徒來自世界各地。其中有一位比利時人，拜甘珠爾為師，受業學法，取名為昆桑多吉(Kunzang Dorje)，意即普賢金剛。昆桑喇嘛學成之後，在甘珠爾活佛的授權下，開始在西歐傳播寧瑪派佛法。昆桑喇嘛首先於一九七二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市創立「寧瑪派金剛學院」；一九七三年又在同一地點創立歐洲第一座寧瑪派寺院——烏金昆桑丘林寺；後來又在希臘雅典創立一座寧瑪派寺院。

四、寧瑪派在歐洲的宗教活動

釋迦牟尼針對當時的印度社會文化情況，宣講人生的苦、集、滅、道而吸引信仰者；寧瑪派在歐洲的傳播，則以古老傳統教法，去透視西方社會文化的弊病，而爭取信徒。

近幾十年來，高度科技的西方社會，却產生了很多弊病，如失業、緊張、暴力、污染、精神病……使很多人冀望求解脫煩惱之道，而掀起了對東方神祕宗教的興趣。寧瑪派傳統的瑜伽法及其修行方式，無疑地受到某些歐美人士的歡迎。

寧瑪派在歐洲的主要宗教活動計有下列幾個方面：

(1)當代寧瑪派著名法師的訪問

一九七六年二月，欽則尊者(Venerable Dilgo

Khentse Rinpoche) 到布魯塞爾進行訪問，並為該寺舉行開光典禮，被視為宗教大事。

(2) 收徒傳法

公開或祕密傳授西藏法會儀式，以集體或個人的方式傳授傳統瑜伽術、按摩術及食譜學。

(3) 出版佛法刊物

以英、法文兩種文字介紹西藏佛教寧瑪派教法及該派活動情形。

五、寧瑪派傳入美國

1. 寧瑪派的巨人——塔尙

塔尙 (Tarchang Tulku) 出生於西藏東部，他的父親是當地一位有名望的喇嘛，精通醫藥、醫療和天文，為人謙虛和慈悲，常為人治病與解決疑難。塔尙早年受到他父親的教誨，熟悉佛教儀式，也熟悉他父親這一派的佛教傳統。塔尙的母親則教育他學習藏文（除家學之外，塔尙也向其他老師學習）。這種良好的學習環境，以及塔尙早年所下的努力，使塔尙後來成就非凡。接着他進入「塔尙寺院」，而成爲一個重要的喇嘛。塔尙正式接受佛學訓練始於七歲，到十四歲時便把基礎的佛學（哲學）、西藏語文、西藏文化和音樂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以後他又花去十三年的歲月於打坐實踐和學術研究的專業訓練。在這十三年的嚴格訓練期間，他有機

會從二十五個素質優越的喇嘛中獲取西藏各派佛教理論。後來他專攻寧瑪派，並從他的老師學習到各種禪定和自己研究難以數計的經典文獻資料，因此他把寧瑪這一派的傳統承繼過來。

一九五九年他離開西藏，經不丹 (Bhutan)，印度到達印度北部邊區的錫金 (Sikkim)。此時的他仍然日夜不忘研習佛經，從他的老師欽則尊者 (Khentse Rinpoche) 學到不少金剛乘即密乘的知識。一九六二年印度政府要求西藏各派派遣一名喇嘛到印度梵文大學 (Sanskrit University) 任教。寧瑪派領袖敦珠尊者 (Dudjon Rinpoche) 選定塔尙前往。於是塔尙便在梵文大學停留六年半。到一九六五年止，他一直在梵文大學講授密教哲學的理論與實際。

一九六四年達賴喇嘛要求塔尙參加「世界宗教會議」(World's Religion Conference at Mysore India) 並發表佛學演講。

不顧一切困難，塔尙早在一九六三年在印度成立了「西藏佛教中心」(Dharma Mudranalaya)。他當時已寫了三本書，並出版二十五卷西藏佛教經典，這些都是他從西藏帶出來的珍貴資料。這些書籍的出版和流通，對西藏學者之研習佛法，實在具有非常重大的貢獻，他並將出版的書籍一一贈送給歐美各大學圖書館保存，散佈西藏佛教的種子到歐美去。

雖然他對西方世界很陌生，但他和他的家庭却於一九六八年來到美國。美國對他來說，是一種新經驗，每一種情況，對他來說，都是一項新挑戰。接着在一九六九年他就勇敢地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旁邊的山坡上設立「西藏寧瑪派坐禪中心」(Tibetan Nyingmapa

Meditation Center)。這是第一個專為美國人而設立的西藏佛教坐禪中心，當然它也是第一個西藏寧瑪派的修習所在地。塔尚在此，一面當學生學習西方文化，一面當老師，彼此學習對方的文化經驗和學習對方的語言。塔尚從摸索中去領略如何散佈佛法給美國人。十多年來，他已擁有七個佛教機構：除「西藏寧瑪坐禪中心」之外，尚有「寧瑪佛學院」(Nyingma Institute)、「佛法出版社」(Dharma Press & Dharma Publishing)、「西藏救濟基金會」(Tibetan Relief Foundation)、「寧瑪鄉下中心」(Nyingma Country Center)、「寧瑪中心」(Nyingma Centers)及「甘珠爾與丹珠爾印經計畫」等。這幾個機構目前正在成長中求發展。

2. 寧瑪派的傳法機構

茲將各機構一一敘述如下：

(1) 西藏寧瑪坐禪中心

它創立於一九六九年。此棟三層樓房原是屬於一個兄弟會的房屋，裏面有三十七個房間，座落於加大柏克

利校區東北邊區的山坡上，屋頂掛有紅色及黃色旗幡，隨風飄搖。這個中心設有坐禪課程、禮佛儀式、西藏語文、大乘佛學經典研讀、西藏佛教藝術、出版與印刷佛學書籍等多種功能。

塔尚認為此中心是一個宗教訓練和宗教修習的地方，而不是一個精神臨床醫療或其他身心有問題的人的醫療中心，但他認為坐禪對醫療效果具有潛在的價值和效用。

塔尚的學生來自美國各地，各行各業均有，其中有學者(教授)、高尚職業(如醫生、心理學家、律師)及三分之一的大學生。年齡從廿歲到六十五歲，但平均年齡在三十多歲左右。

(2) 寧瑪佛學院

此學院在一九七三年設立。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在美國提供一個研究西藏佛學的機構。課程只設有碩士班。研習科目計有哲學、藝術、西藏語文、坐禪理論與實際、心理學及佛學等。

(3) 佛法出版社

這個出版於一九七二年設立。它的作用在於出版有關西藏佛學的書籍，如佛教哲學、佛學史、文學、心理學、名人傳記、詩集及藝術等均包括在內。塔尚本人的著作都在這個出版社出版。他的主要著作如下：「時間、空間及知識」(Time, Space & Knowledge)、

「思想的幅度」(Dimensions of Thoughts)、「心靈的反映」(Reflections of Mind)、「善巧方便」(Skillful Means)、「平衡的姿態」(Gesture of Balance)、「開濶的心靈」(Openness Mind)、「自由的潛在心靈」(Hidden Mind of Freedom)、「按摩寬心」(Kum Nye Relaxation)等書。

出版社還出版有「學報」之類的，如「美國寧瑪派傳承年報」(Annals of Nyingma Lineage in America, 2 vols)、「大圓鏡智」(Crystal Mirror, 6 vols)，也出版以收集短篇佛學小品的季刊叫「格薩爾王」(Gesar)等，都受到讀者的喜愛。

(4) 西藏救濟基金會

此會成立於一九七四年。目的在於提供資金援助西藏流亡在印度的難胞，以捐錢的方式幫助難胞設立學校。此會設立「筆友」(Pen Friend)制度，讓美國人直接與那些需要別人幫助的藏人聯絡。

(5) 寧瑪鄉下中心——奧地安 (Odiyán)

除了在阿利桑那州鳳凰城發展另一坐禪中心及科羅拉多坐禪中心之外，塔尙的終極目標是計畫在加州北部索諾瑪郡 (Sonoma County) 建立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西藏佛教社區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這個社區的正式名稱叫做「奧地安西藏寧瑪派文化

中心」(奧地安原是寧瑪派始祖蓮華生的出生地)。塔尙早已在一九七五年購地九〇〇英畝，現正在建築工事中。奧地安的建築形式採取西藏風格，周圍築有五十間禪房，一個佛塔 (Stupa)，四個寶塔式的入口，中心建築為藏式大雄寶殿，堪稱北美寧瑪派的重鎮所在，將來這個社區的發展藍圖是這樣的：

——發展一個學術大學中心：包括西方科學家、學者、心理分析家、東方學者共同參與。

——提供一個翻譯西藏佛經的適宜環境。

——訓練藝術家的養成所，以便保存西藏傳統藝術。

——做為坐禪及隱遁的理想地方。

——供給老人隱居場地，教育青年進修之地及醫院

等設施。

——發展農業區，以便自耕自足。

——延聘西藏喇嘛、學者、藝術家、翻譯家及匠人

，並把西藏佛教直接傳給美國。

——提供一個獨立的環境做為高深宗教訓練的搖籃

，並有計畫地栽培下一代喇嘛。

(6) 寧瑪中心

此中心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它用來管理各地「寧瑪佛學院及坐禪中心」的發展，包括加州、阿利桑那州 (鳳凰城)、科羅拉多州等地的機構。

——

(7) 甘珠爾及丹珠爾(Kanjur & Tanjur)

印經計畫，即「寧瑪版西藏大藏經」

(Nyingma Edition, 1983)

在塔尙的指導下，動員廿五名美籍徒弟助手，重印十八世紀德格版(Derge Edition)的甘珠爾(甘珠爾是指佛陀所說的教義)及丹珠爾(丹珠爾是指歷代佛學專家的佛學論著)。從一九七八年便已着手進行，於一九八二年完成。

寧瑪版西藏大藏經共有一百二十卷，六萬五千頁，所有紙張、裝訂、印刷皆屬上乘質地，可保存三百年以上，目前只印出一〇八套，每套售價美金一萬五千元。其中含有插圖、佛像等，每章標題、前言及附帶說明部份以英文書出，其中有二卷中文，其餘均為藏文。寧瑪版西藏大藏經由「佛法出版社」出版，該出版社並同時出版「寧瑪版西藏大藏經研究目錄及書目」(二百五十套)及「寧瑪版西藏大藏經指南」(五百套)供學者參考之用。寧瑪版西藏大藏經之出版是美國佛教印經史上的首次壯舉。

3. 塔尙的宣揚佛法要領

塔尙所建立的佛學院及坐禪中心，目的在宣揚西藏佛教。他認為美國人習慣於科學的思維，他們不在亞洲

文化薰陶下長大，所以必須由簡單的初級佛法教起。他也承認美國是一個世俗化的社會，每個世俗化的公民都要為社會服務，所以要以美國社會文化的背景來加以考察，而不能以「寺院」的生活方式和標準來衡量。他更認為鼓勵學生研究佛學，才是增強知識的不二法門，將來這些學者才能進一步去欣賞西藏文學、宗教、學術遺產的深刻認識。

塔尙試圖以類似西藏寺院的風格(作風)做為教師的角色，他說這樣才能對學生加以潛移默化，並能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上文接第二十八頁)

廖雲蓉 陳寶芳 洪名輝 李坤波 陳文仁 李徹 李秋助 顏麗雲各捐五〇〇元 謝易芳 陳勝義 簡毓彥 各捐四〇〇元 陳嘉平 呂嘉峰 游鐵樑 范文生 張榮福各捐三〇〇元 劉明松 駱玉秀各捐二〇〇元 陳松齡 劉添萬 林玲英 唐久寵 曾清海 余聲灝 張金訓 陳祥煌 張惠玲 蔡河源 賴申海 陳秀芬 謝忠華 李銘添 陳碧龍 林錦池 施金鎗 管武治各捐一〇〇元 無名氏捐九五元 林素貞 劉錫清各捐五〇元

mDo or the Sutras, Dorje Sempa's sGyu-Phrul-Dra-Ba or the treatises under the title Vajrasattva-mayajala-tantra, dPal-Yang-Dag texts under the title of dPal-Yang-Dag, Phur-Pa tantric treatises under the title of Vajra-Kila (Tib: Dorje Phurba), and various texts on Dzog-Pa Chen-Po school in the following central halls of bSam-Yas Monastery: Hall of the Three-Pinnacle-Temple (Tib: dBu-rTse Rig-gSum), sGra-bsGyur rGya-Gar-Gling, and dBu-Tshal gSer-Khang-Gling, and others.

These works are still generally found among the collection of mystical treatises of the Nyingmapa school known as the rNying-Ma rGyud-'Bum. Furthermore, many treatises on Buddhist Outer and Inner (Tib: gSang-sNgags Phyi-Nang-Gi rGyud) tantric doctrines were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into Tibetan by the Tibetan translators: Jnyanakumara of Nyag family, Ka-Ba dPal-brTsegs, Cog-Ro Klu'i rGyal-mTshan, gYu-sGra sNying-Po, Vairocana, mJing-gSal-'Bar, and Rin-Chen-mChog of rMa family, and expounded them to the Tibetans.

Moreover, at the night hall, in the central hall of dBu(Wu)rTse-Rig-gSum of bSam-Yas Monastery, Vimalamitra instructed the following five dignitaries: the Chogyal Khri-Srong lDeu-bTsan, the Prince, Bhande (Bhikshu) Ting-'Dzin bZang-Po of Nyang family, Lotsawas Ka-Ba dPal-brTsegs and Cog-Ro Klu'i-rGyal-mTshan to conceal all the Prophetical and preceptorial treatises on the gSang-Ba sNying-Thig (Secret-heart-drop) essence esoterical doctrine in secrecy.

Accordingly, four Pods = Po-Tis (books) of deep esoterical doctrine were concealed in a cave called Tag-Mar (Brag-dMar: red rock) in the vicinity of the bSam-Yas Monastery, known as Chim-Phu (mChims-Phu).

One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three Inner-Tantras) of Dzog-Pa Chen-Po treatises (the profoundly deep instructions) are known as sNying-Gi Thig-Le (heart-drop). This is again classified into two schools: the first spiritual instructions came in succession from the great Acarya Pad-Ma 'Byung-gNas (Padma Jung-Ne) is called sLob-dPon Chen-Po Pad-Ma'i bKa'-Srol; the second spiritual discourses came in succession from the Mahapandita Vimalamitra called Vi-Ma'i bKa'-Srol. Out of these two illustrious succession of esoteric teachings, the latter — the undying current of still unpolluted-teachings of Vimalamitra on "sMin" or consecration and "Dol" (Grol) or religious solemn vow — retained only through the power of grace of him.

X) *Death of Vimalamitra*

The venerated Acarya lived in Tibet for thirteen years. As long as the Religious Doctrine of Shakyamuni will prevail, so long he will continue to stay in radiant body.

He promised to be reincarnated in the region of Tibet, after every century, for the revival of the doctrine of sNying-Thig-Gi-bsTan-Pa (Heart-Drop-Precepts).

Later on, he went to Ri-Bo rTse-lNga (San: Panca-Shringa-Parvata, Chi: Wu-Tai-Shan) mountain retreat in China where he passed away.

It is proverbial in Tibet that after pursuing the injunctions and the paths of medit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aforesaid works of Vimalamitra, various illustrious Lamas attained the super-excellent bodies that eventually vanish in the rainbow!

Immediately after Vimalamitra uttered the abovementioned hymn and made obeisance to the deity, the clay image turned into a heap of dust. By this occurrence, the Lotsawas were astonished and reported the event to the king, who said:—

“Indeed, that this all happened due to the action of evil magic spell of pernicious necromancy (Tib: Phra-Men-Gyi. Ngam-sNgags = Tha-Men-Gyi Ngen-Ngag). Alas! All the images of gods that have been installed by me with great hardships were demolished! I have not invited the Pandita to destroy the images of gods!”

Whereupon, the Lotsawas were at a loss to know the reasons as to why the king was behaving in such a manner, in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y went to India with great hardships and invited the best illustrious scholar to Tibet, and so they were despaired.

VIII) Display of Miracles and His Formal Reception by the Tibetan King

Then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 Vimalamitra rose up from his seat and said:—

“Oh! Vairocana! (in physical form) the artificially fabricated god (Tib: gZugs-sku bCos-Ma'i-lHa), to Thee, Vimalamitra the god of gods of wisdom, consecrate, with symbols of five divine wisdom.”

After saying this, he placed his hand on the clod of the broken image of Vairocana, whereupon the same transformed into a very handsome image of Vairocana, like that of the Indian style; from which light emanated and pervaded the whole shrine of the bSam-Yas Monastery.

Then the Lotsawas reported the matter to the king, who also set high value on it. The king then sent swift-footer-messengers to summon all the feudatory kings and ministers on the tenth of the Tibetan month. The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urtyard of the “Three Pinnacle Temple”. (Tib: dBu-rTse Rig-gSum) of bSam-Yas Monastery, a turquoise-throne for the king and a high seat inlaid with gold were arranged for Vimalamitra.

As the king bowed to Vimalamitra, all the audience saw the three lords of the three classes of being (Tib: Rigs-gSum mGon-Po, the gods, the men and the serpent-demi-gods, i.e. the three Bodhisattvas) of variegated colours manifested on the breast of the king.

Then Vimalamitra uttered the Penta-syllabic charm “Om-Ah-Hung-Sva-Ha” with the snapping of his fingers for five times; and the audience could see the manifestation of Rigs-lNga'i-Sangs-rGyas-Su (Rig-Ngei Sang-Gye-Su) the five Dhyani-Buddhas on the jewel-diadem of the king. And the fame due to the astounding act spread far and wide.

IX) Translation Works for Thirteen Years in Tibet

After the king and the ministers requested him for rendering the treatises par-excellence on the esoteric doctrine, from Sanskrit into Tibetan, he translated the

Contents of This Issue

The Biography of Maha Pandita Vimalamitra (I)..... P.a

THE BIOGRAPHY OF MAHA PANDITA VIMALAMITRA (III)

By Ven. Dodrup Chen
Rinpoche

VII) *Vimalamitra's Arrival at Samye Monastery, where He was Welcomed by the Tibetan King and His Subjects*

Vimalamitra proceeded to bSam-Yas (Samye) Monastery, where the king and his subjects received him with a great ovation. The Lotsawas (Tibetan Translators) introduced Vimalamitra to the king with a great recommendation. The king provided him with a night-lodging in a section called dBu-Tshal gSer-Khang-Gling of the bSam-Yas Monastery.

In the meantime, wicked ministers of Tibet approached the king, and after showing him the notices, that they had managed to pick up from the valleys and crossroads, besought him not to keep the outsider who perform various diabolical sorceries.

At dawn, when the Lotsawas called upon the king, he said to them:—

“You people have invited a Pandita who is not a genuine one. He is a diabolical sorcerer of the heretics. I will examine the case after some days.”

Having said thus, the king did not give audience for the time being to the Pandita, and so the Lotsawas were very much disappointed by this.

Vimalamitra knew about the disappointment of the Lotsawas. Then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 he got up from his seat in dBu-Tshal gSer-Khang-Gling. In that section of bSam-Yas, there was enshrined a clay image of rNam-Par sNang-mDzad (Vairocana, an epithet of the first of the Dhyani Buddhas), to him he made obeisance in the following words:—

“Oh! Vairocana! Who represents the Physical Image (Tib: gZugs-Kyi-IHa, the gross image) of the deity, to him the god of divine wisdom (Tib: Ye-S'es-IHa, the absolute wisdom) does obeisance.

I, Vimalamitra, the god of the gods of wisdom (Tib: Ye-S'es IHa'i-IHa, the god representing the transcendental truth), make salutation to the illusive form of god (Vairocana — Tib: Kun-rDzob gZugs-Kyi-IHa; i.e. illusory form of god = gross 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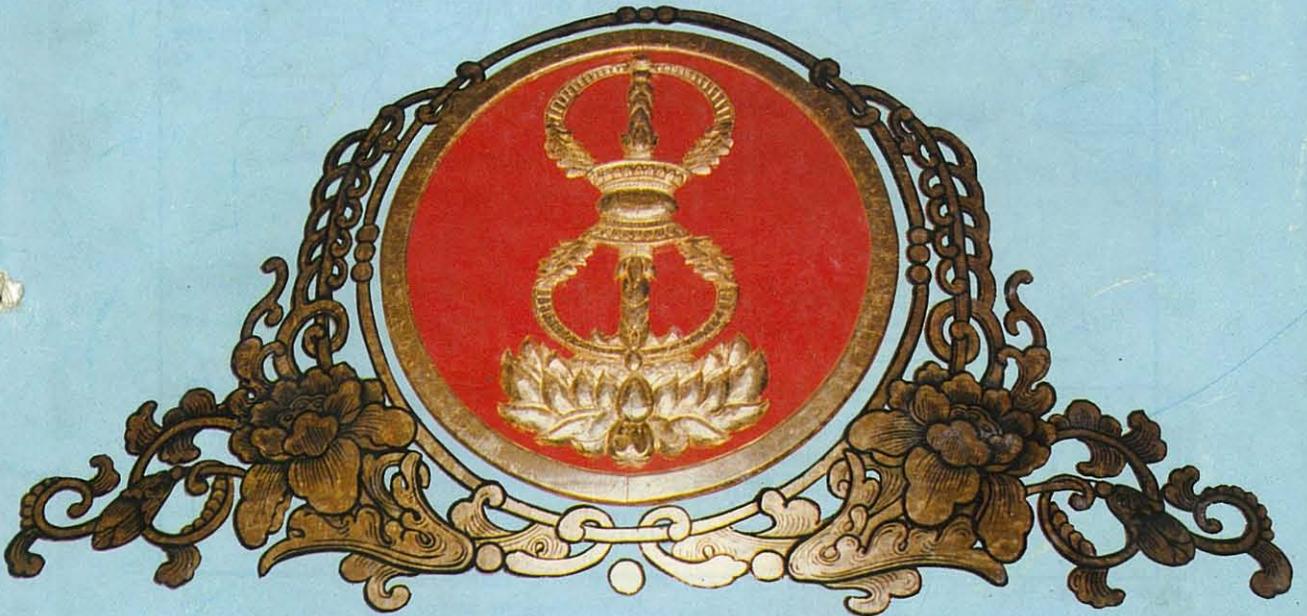


ཨ་

གསང་སྔགས་རྩི་ཐོག་པ།
བདུ་ལོ་མཉམ་



VAJRAYANA QUARTERLY, NO.23 MAY., 1985



金剛乘學會標幟